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四目錄

浙江一

布政使

梁楘　陳煒

端宏　李贊

陳仁　王尚絅

張芹　留志淑

叅政

林玠　劉安

周旭鑑　張穆

陸容　楊奇

陸簡

叅議

徐琦　符觀

按察使

王良　周志新

陳璇　楊瑄

王之猷

副使

張和　張文

陶成　閻睿

高貫　李熙

曹時中兄泰附　王冀

閻溥

僉事

王濂　劉宜正

劉丞直　蔡楫

鄭建　和維

皇甫浡

知事

張之象

山陰張汝霖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刊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四

浙江一

正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梁公燊墓志銘

魏驥

正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泰和梁公享年七十卒於位公名燊字叔車別號松軒而梁實泰和右族世以詩書禮義是務子孫或顯或隱代有其人公自幼承家學之懿端重不凡有相者見之指公謂其祖畦樂先生曰是兒他日貴不可言宜善撫之與兄果菴舉子兄弟互為師友業殊有進應秋試元弟

胄捷公孝中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未幾陞員外郎時尚書魏源性嚴毅人莫敢近獨公遇獄有疑者能與之辯不歸於至當不已若蘇民倪阿雙坐同謀殺人稱冤在獄二十五年經十三司不能決部特委公公取成案閱其所犯坐減死出是公名大著陞廣西按察司副使兩考陞廣西布政司右布政使一月他所峒蠻入柳州界刼掠人民男女官軍追及之以所掠男女悉殺之以要功公知之謂其首帥曰今後官軍但得被掠男女一人生者准功一級自是男女得生者莫計其數田州土官岑鑑兄弟二三相讐殺經年不

解時都御史馬公鎮守其地謂公曰此事非公往論
彼其二家帖服不能公遂行既至曉以大義洎中朝
廷之大法二二人即扣首曰不敢不奉教即帖然服公
還二家各以黃白金其數不貲為謝公悉却之曰得
爾兄弟和氣如初尊奉朝廷即是我受惠也及一文
土官梗化公與巡按御史侯爵偕行處治侯以風紀
律之其徒擁衆咆哮不服公起叱之退徐徐以禮法
曉之衆皆扣首曰唯公之教是遵不敢更犯逆天憲
侯曰公何以得其心如此殆昔人所謂小范老子胸
中有數萬甲兵者邪又兩考陞浙江布政司左布政

使公至不動聲色惟廉惟謹以率之卒致貪廉薄敦
利興害除俾一方老幼仰之如神明尊之如父母迨
述職 上賜宴禮部及賜襲衣既歸公以廣西與浙
江所歷任歲月通理允載赴吏部併陳年已七十乞
致仕部以公年雖七十精力未衰以 聞上命復職
至官感疾而卒高祖才可曾祖彥卿祖不移別號畦
樂多才多學鄉里恒尊稱之曰畦樂先生父用之別
號泊菴累官翰林侍講春坊贊善其平生著作有泊
菴集行於世公之爲政蓋多本之學問寬不失縱仁
不失柔威惟並著殊得政體狀謂其外和而內剛允
才之間光輝剛正信夫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耻菴陳公

煒墓志銘　　　　彭韶

成化甲辰八月十六日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陳公以疾卒於官公陳姓諱煒字文曜號耻菴福州閩縣人先世衣冠文物著於閩具載考翰林侍讀綱齋先生墓志綱齋元配林夫人無子繼林安人以宣德庚戌八月十七日生公資禀秀則聰悟過人甫十歲失怙知力學年十八舉正統丁卯鄉薦景泰甲戌會試中甲榜以疾未廷對奔嫡母喪歸嫡母惟一女嫁已久公盡出母所遺衣物付之曰慰吾母於地下天順

庚辰始赴廷對賜進士例遣歸待次至臨清覆舟溺
子女不行寓敎山東如御史高唐劉魁輩皆出門下
未幾取回京明年選理刑又明年拜河南道監察御
史錦衣衛有都指揮自　英廟時得幸連起大獄陷
無辜公與同官疏疏其奸利謫戍嶺表中外快之南京
給事中王徽等劾內閣臣黨立廢后事謫遠州公草
疏請復其官以旌直臣不報尋差巡按蘇松常鎮四
郡歲連歉荒甚亟命有司發廩十萬以賑諸漕卒過
造舟預以月糧錢貿於官室充費而日無升斗之食
公爲會其月日平其子本約歲有七月樅恣以還士

卒上海民婦與私夫逃其父慙謀殺丐女衣以婦衣沉之江月餘形變則誣婦翁因姦殺其女婦翁無以自明引伏公疑之令人蹤跡之果得之蕪湖巨室於是坐婦父以死移北直隸提調學校公嚴立程勸課試而歸重名檢學官黜者餘三十人士子汰者餘四千人復以生員資例充吏適中不學士子訐特奏寢之成化庚寅陞江西按察司副使福清商十三人見殺於石城民欲貨而燬其尸久不得主名公廉知為潘氏亟捕至伏法藩司因盜越獄罪獄卒以故縱者二十七人公以一盜逃而死與守二十餘人法太峻減

論以徒甲午陞本司按察使不事刑而風稜自著上杭富商林脊遣孥王氏等歸家至番陽湖同舟人夜投十餘人於水而取其貨王氏墮水不沒浮三十里得出訴於公乃戒邏吏物色之至撫州捕焉贓盡獲盜無一人免者臨川人陳季宏搆民王華一為罪縣捕之急華一潛殺繼父白文質誣季宏因捕毆死獄數年不決公疑之詢知文質有外婦吳氏逮之至具得華一殺文質狀季宏得不死歲嘗旱甚公禱有雨既而有芝生後堂柱衆以為瑞公曰此歲豐人和之兆於我何有哉吏部連薦爲浙江廣東左布政使

皆不果而公又丁母安人憂去官既葬闢祠堂定祭祀立家規月朔齋心傳以淑子姪杜門不出有終焉之志適江憲缺使吏部亟以公補之公不得已至官持已愈嚴馭吏愈峻而治獄愈力吏民益畏愛之朱子語類久不傳不憚勞費爲板行於世吏部復以湖廣左布政使薦又不果明年乃陞江西右布政使公不以正官自逸猶隨隸分守於外弋陽樂平二邑有溪介其間樂平民陂以溉田弋陽民輒潰之彼此鬬訟積不相能公躬履其地見陂可溉田萬餘畝而爲弋陽患纔二十而一遂屬二邑民諭之俾樂平民仍

陂水行溉而倍[illegible]弋陽患水之田并貸其徭賦民皆樂從新昌民陳守淵者力貧耕讀爲書良善之家四字旌焉蓋凡賦政之餘有可以勸善懲惡興學下士者無所不用其心其風操之厲不減於持憲日也兩廣總督都御史乏人廷議推公雖俞旨未下士大夫咸色喜已而有浙江左布政使之擢而公不及見矣公爲人志高行卓一於正而不苟靜重整暇有澄不清撓不濁器度義所激則勇爲之至人情世務極其纖悉能知人邪正考其人終身不爽妙翰墨善吟咏片言隻字爲人寶惜聚書且萬卷手披目識非有事

未嘗一日舍去爲文章典重有體恬退之操尤所雅尚自爲御史爲藩憲正佐無一官不以親老乞休致焉請疏或遞歲上頗遭時貪賢尚德曾不少副公志而公於親終益以規退爲事然終不可得復稍深衣幅巾行樂小影自題以見志云

浙江左布政端宏傳　郡志

端宏字仲仁號垣齋當塗人景泰癸酉領鄉薦登王順丁丑進士庚辰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巡捕通州東昌等處德威兼濟所至盜息民安歷巡按雲南河南廣西咸有風裁谿洞蠻僚寇邊時征討官軍僅撫定其酋首而其下猶有肆剽敚以厲民者總帥輒以地方寧靖上聞公劾其妄復下令選將練兵豐食設險以爲攻守久遠之計由是諸蠻望風附義陞陝西按察司副使歸省渉江中流颶風大作幾覆舟人皆錯愕公泰然曰吾生平未嘗行一不義今反已何愧俄

而風果息丁內外艱改官兩浙歷山東按察使浙江左布政使浙人聞公還鼓舞歡動如市乃益篤忠貞修職業人咸樂其長厚丁未謝事非公事足跡不至公門乙卯卒於家子文贊文輝文用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君贇墓表

楊一清

正德壬申夏四月六日通奉大夫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致仕李君惟誠卒于家其弟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惟正具事狀請予表其墓君諱贇惟誠其字別號平軒出唐西平忠武王後裔忠武生憲嶺南節度使節度生浙爲袁州刺史因家宜春南唐時再徙吉水其傳至于子敏國初始徙蕪湖家焉君之曾大父也大父隱不仕父爲諸暨縣學訓導俱以君貴累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君爲仲子

少穎脫儕輩長遊邑庠與惟正並有聲江東成化庚子鄉試壬辰會試入奉廷對賜二甲進士兄弟齊名人以為美談丙午授吏部文選主事弘治改元轉考功員外郎為太宰王端毅公所器重以母淑人喪歸服闋改兵部武選員外郎進車駕郎中順天民地多併入勢家而牧馬獨以丁口計民坐是困大司馬馬端肅公疏君理其事君勾稽有法盡復民業中間補截調停曲中機宜民至于今便之久之改武選庚申部大臣各舉其屬可任方面者馬公以君薦遂擢陝西布政使司左參政嘗攝司篆提調鄉闈清理戎牒

務持大體不屑爲煩苛三載考績遷浙江右布政使尋轉左浙俗侈靡君教之敦本實崇儉樸歲饑郡歷郡邑蠲逋負發倉廩賑問存恤所全活甚多屬逆璫專橫藉故錢都御史家君憐其非辜語輒泣下所以調護之者無遺力璫聞而銜之或諷以自免計君不聽會吏部擬君遷太僕卿璫勒令致仕杭之老稚遮道泣留不得至留其一履以志思君性寬簡與人處洞見肺肝不爲逆億或已負亦不之較其爲政稱是未嘗沽赫赫之名去則有遺愛焉詩文清逸與恩類其爲人草書遒勁得蘇長公筆意既解官歸日與故

舊賓客徜徉采石山水間每飲輒醉醉則賦詩更相觴詠盡興而返若是者凡三年年六十卒

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陳公仁墓志銘

林俊

陳公子居諱仁自號三渠居錦墩揖壺山為勝一時學從第進士成化戊戌庶吉士邦瑞公始之丁未公繼之巳未今憲副邦器又繼之初公在諸生與陳大參寒月稱二陳寒月性敏公矯情為勤資深而輔之博為任提學所獨賞果發解首寒月名第二中進士為戶部主事採輯實錄東廣督軍餉淮南兩以郎中吳宜人憂讀禮廬次引渠鑿池與鄉族同其利再為主事為員外郎郎中畢力問學作古文詞自潤而閩

計明習不腐不漏不唶嘿自容隨俗養交取巧化大
僚大章奏多出其手閭里災公疏重修省闢異端抑
奔競禁奢侈振士風收人心端教化正風俗禮部災
疏早朝勤政審決章奏訓養東宮進君子退小人節
齋醮嚴備邊又疏雪寃獄紓忠憤罷江南織造復御
史彭程官給事中林廷玉補外勿遣又疏致仕布政
使林同蔣雲漢方守知府潘琴宜優異妖僧領占竹
貢綠內降宜勿取陝西守臣進古黿又疏其僞且謂
果泰黿亦亡國廢物宜毀勿留皆剴切時諱朝紳爲
動容　孝廟多所嘉納今　上初司徒韓公文倡伏

闕請誅變閣鼓怒逆瑾中之力文致公公謫落三官并落韓公以去公同知鈞州再知汝州轉南京兵部員外郎掌武學方是時政如東濕諸司易守爲全身遠害之計公委而任之以無失故常瑾誅起浙江提學按察副使權量精審公索手自披閱不付吏積勞成損轉爲其藩參政疾已作尋起尋復既之哭內氏李宜人又復疏乞休致吏部錄賢勞擬進其藩右布政使致仕命下公卒已彌月正德甲戌三月十七日也壽六十一　所著三渠稿天津志行於時

浙江右布政使王公尚絅傳略　　朱朏撰

王尚絅字錦夫郟縣人也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兵部職方司主事明年擢文選正德三年調吏部稽勳四年陞驗封員外郎尋遷稽勳郎中尚絅在郎署藻鑒清明臧否人物賢者即毀不得而奪其美不肖者即譽不得而貸其能其大有裨於銓衡也類此七年出補山西布政司左參政尚絅以大母李母蔣俱垂老不能迎養乃引疾還十三年以原官調四川尚絅封還部檄不起安處衡門以明退素俯視囂世一塵不晉時乘驢出遊歷淵蒼山或及暮而返或數日乃歸

人亦不之異亦莫之知也又開澍睡洞以澄濟闢惡
構馬牛亭以遣除世慮築讀書臺以尚友古人游心
於天地萬物之表而莫之與競也尚綱歸十有七年
其知而薦者累二十餘疏嘉靖初　上搜訪遺逸復
除陝西左叅政尚綱不得已而往再遷浙江右布政
使逾年卒於官年五十四有集十二卷刻於家尚綱
既卒撫按乃建祠於蒼山之麓以祀之

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張公墓志銘

羅洪先

正德初韓忠定率部院大臣伏闕請誅近閹八黨當是時 武皇帝將行遊豫臣有狎於閹者密泄之竟敗計不四年而閹瑾之禍徧天下及瑾誅輔臣又將論功於子南京監察御史張公開之上疏曰李某者顧命大臣當與 陛下同休戚者也方劉瑾亂政既不能防微杜漸又不能力與之爭顧降禮屈辱且稱草制語極褒美遂使驕橫恣肆荼毒天下其罪已不可贖乃冒他人功受恩賞他日何以見 先帝哉竊

見國家大臣正直者多不容於瑾方得志之時奸邪
者多見黜於瑾巳伏誅之後推某始終無慝臣不知
其何善爲身謀若此也疏入輔臣持之涕泣不能辨
天下一日知有張御史慕其人必以爲雄傑偉特性
梗穢不可近余見其退休時恂恂儒生布素徒步道
遇之不知其爲貴人方欲掤從問當時忠定伏闕始
末與正德間諸大政事以補史官之缺不一再見卒
矣悲夫公名芹字文林世居新淦之峽江後析地令
爲峽江縣人父某歲貢爲蒲臺敎諭以公貴封御史
公爲諸生博學有時名弘治戊午舉鄉試壬戌第進

士授福州推官以薦召為御史出知徽州府宸濠反言者過計恐脇公家取道于徽請改杭州公方誓死守要害斬賊間諜命下乃去已而當道因徽人之思復遣還郡又謂宜於杭自徽陞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進布政司右參政終右布政在官餘二十年所至皆有可述初為福州習吏事嘗奉檄訊縣尉獄尉貪而昵於清戎御史御史右之不為聽按閩者數論薦之及為御史論輔臣禍且不測會都御史林公俊亦自蜀上疏論時事俱得削倅於是益感激自效當屬草未嘗一遜人其袜實明諫馳馬兩事尤為人所

誦賢明刑科給事中也常以言下獄公論棣有言曰言官天子耳目也善遇之人人思奮而蹇諤之風起不善遇之則人人畏避而循默之風成自古治亂興廢之驗莫不由此頃歲賊瑾陰懷異志挫辱言官寘之極典以箝制人使不敢發其奸惡卒之禍亂相尋幾危社稷可懼也今瑾誅矣然群盜未平災異迭見雖夙夜憂皇孜孜求言猶恐不及柰何復有此舉動哉其言懇切婉致明竟以是得釋　武皇帝好禁中馳馬射獵嘗墜馬病諫者數人重得罪公聞之謂同列曰彼不以諫名且爾吾何所委乎遂切諫曰孟子

言從猷無厭謂之荒老聃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狂心狂志荒何事不忘皆甚言無益有害也且備不虞猶懼有患柰何乘危冒險輕萬乘之尊乎況　皇嗣未誕萬一不諱如宗廟社稷何疏上詔止削俸自此兩疏入人愈重之自巡按鳳陽補徽郡能以簡朴為政比改杭適　武皇帝南巡使行絡繹在道道必出杭諸郡縣皆坐困而公無假借杭民又稱便自如杭徽人泣送如父母已而復徽徽喜其來杭病其去及為憲副杭私喜猶夫徽徽之慕加於昔也公在海道倭人爭貢寧波城下誤傷居民事旋定公且去為參政

權右轄當道責其失策竟坐罷公性至孝善事繼母廖在杭屢乞終養不許及去官垂老矣聞廖怒即長跪閭外不命之起不敢起廖卒哭奠三年不以病廢家居絕泛交無公府之迹枲袍蔬食儉以終其身又嘗考靖難諸君遜事人爲之傳於乎昔之侃而直者出於性成亦有所慕乎公生正統丙戌某月某日没嘉靖辛丑七月某日年七十有六没之明年徽人都御史汪公玄錫追慕之致祠而碑其墓提學憲副蘇公佑檄有司歲時禮于郡賢祠中

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留公志淑墓志銘

徐問

方伯留公以嘉靖壬辰秋八月卒公諱志淑字克全別號朋山其先由浙入閩居永春始祖從効值五季亂以忠勇爲衆心所推漳泉二州之民咸趨附焉宋興舉二州內屬遂命節鎮清源封鄂國公六傳而至留正事光宗以相業著封秦國公謚忠宣忠宣徙晉江其伯兄奉祠事于永春是爲公小宗之祖也無何亦轍主居晉自宋亡元振迄於我　朝留氏功臣地宅墳墓獨冠於泉七傳至公曾大父諱孟遜大父諱

見父諱芳舉鄉貢通判南雄考績雅退不復出公十
六遊蔡虛齋之門一見稱其遠器十八丱角以儒士
領弘治戊午鄉薦壬戌舉禮部會試奔母黃氏喪歸
服闋登乙丑進士授溫州府推官小心精白綜核吏
事三年以異政聞召爲刑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錄
囚幾內平反甚衆以才望推守杭州至則詰姦理枉
厚本節浮作士氣均糧役平物直禁和買杭人翕然
稱良焉先是杭當要衝王人使客絡繹交道有司濫
取曲承以希延譽鎮守織船中官相繼漁獵數十爪
牙旁午入郡如虎狼公一切裁正或寘之法鎮守恚

欲乘相見倨挫之公簡執不為屈巳卯代鎮為畢真逆濠黨也至自江西藉勢翕赫擁從牙士五百餘人肆行殘賊人人自危公密得其不可測之狀白臺察監司陰制之未幾真果構市人一夕火其居延燒二千餘家公恐其因衆以為亂閉門不出止傳報諸衙門人毋救火餘數日果與濠逆變真將發應濠臺察監司召公定計先捉民兵伏真門外監司以常禮見出公入真怒曰知府以我反乎公應曰府中役從太多是以公心跡不白因目左右出報監司既入即自上堂執真手與語當自白之狀衆共節遣所不構之

人以釋衆疑眞倉卒不得已呼其衆出出則民兵盡執而殲之獄俱與眞人視府中見所藏諸兵器詰曰此將何爲也眞不能答乃羈留之踰月上得奏狀繫眞入京伏誅其有勝畧知慮動合機宜類此時淩變方起人情洶洶以爲必取水道及南京　武廟親率師討之憲臣以徽爲咽喉地行在供億皆此焉辦乃便宜表公知徽州報至仰出篆簿帑藏餘八千金人始知公眞清白吏也杭民老幼攀留塞道有垂涕者至徽止預核𥡴丁夫餘悉如故公秋毫然徽俗尚氣鬥訟案滿累年公剖析如流獄訟衰息凡公羨餘

悉出羅穀備賑或新學校及諸祭器節孝諸坊時去
杭踰年人思公白當道復之徽人則請留之臺察以
聞竟從杭請徽人之送公也猶杭人焉未幾遷湖廣
按察司副使尋轉布政司參政到處焚楷迎解銅盤
黄洞賊起公捕之先廉獲士民為藏匿若干人凡報
賊者輒弗令返緣是消息不通乃令各村富民集兵
以待麾指運用莫測分道直追賊壘而猶不知月餘
外給不繼賊始困公又使人善諭之遂降乃下令方
兵任取金帛籍餘資于官者數萬功既上僅受次賞
會大饑多方講求事宜置斂散法極貧賑米次賑錢

次轉貸節役蠲稅民多賴焉屬有腴田數百頃水決
爲陂塘歲比不登公白臺察出所籍銅盤洞金以資
費度勢而疏導之爲斜堤植柳以遏水勢不二年田
有秋丙戌以親老疏乞歸不報既而父訃至夕聞明
發抵家哭踊骨立服闋轉浙江按察使風聲凜如未
幾又聞大父訃承重奔喪服闋壬辰春正月報補江
西按察使逾月轉浙江右布政使數日疾作且篤遺
書子弟曰吾四弟僅一女不可使無後以吾三子元
徵繼之書畢遂殂是爲壬辰八月二十有八日也年
五十有二公平居天性和易舉動開豁事繼母胡克

孝與其弟志及志憲怡然友愛凡先人所遺悉以推與志及挈其子元復輩扶柩江西藩臬諸司賻奠數百金悉辭不受督學潘君務文獎之蓋足增化者之光云

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林公瑜墓志銘

楊士奇

前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林公諱瑜字子潤漳之龍岩人其先出晉拒遠將軍晉安郡王祿之後而居泉之龍溪世業儒宋慶元中有諱起東者始徙龍岩再世至鳳公之高祖也曾祖韶承直郎龍岩縣丞祖宜慶元以明經為南靖縣學教諭自出貲作先聖廟不以勤衆考德元季寇亂有保禦功分省承制授長泰縣簿復授百夫長皆以母老辭娶黃氏生五子其五公也自少有志於學洪武中為太學生居太學五年

權五軍斷事中司稽禮又六年陞右斷事公居官以忠愛爲本於議獄多所平反數月陞江西按察司僉事授奉議大夫陞奉政大夫行部過贛有姪殺其伯母者獄已具公聽其辭而加察焉實豪民索逋不得擊殺之而以賄移于其姪竟坐豪民而釋其姪安福有強盜數十人郡縣連歲捕不獲給事中及三司奉詔發兵捕之而不急捕盜吏聽姦民悉取民之富者誣以匿盜非法拷掠備極楚毒富民不能勝傾重賂乃得釋既又及平民盜以是遂逸去而平民不問貧富悉困矣奉詔者旣以罪去而公代盜悉得而民若

不知者公和厚樂易待物以誠用法持平恕臨政務寛簡所至禮賢下士考閱諸生而奬勸之歷三考以最陞本司副使授中順大夫流民聚長沙爲寇與袁接境朝廷命豐城侯總湖廣江西兵擊捕之總兵檄公招撫脅從者多歸焉渠魁旣得餘黨復叛公復往撫之遂以無事嘗督造戰衣一百萬期三月完如期而集又從工部尚書宋公採宮殿材于蜀而公分往馬湖極險之地事集而民不病蓋公于使人必酌其力體其勞而善撫之初自蜀歸有重獄二六餘人疑未決公立直之又三考當去於是居江西二十餘年

矣前所未有民者老三百餘人遮馬首羅拜曰公厚德被我民久矣民何以能忘公今決去不留其何以慰民之思也相挽公足出一履競取之公乃得拍馬馳去以最陞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浙江素繁劇時布政使以下員皆缺公至獨任早夜躬勤不少懈踰年吏舍夜火延燬公署及文書事聞并逮公詣秋官公輒引服不自辯未奏以疾卒永樂二十一年正月朔也公任官三十年祿入益厚而自處泊然不加布素時平居教子嘗舉汪信民菜根之言曰立身之要也諸子日務於學則訓之曰學以明善身而達于用文辭非所急也公閒爲詩文未嘗存稿書法挽亦斥去家居有後山之勝而仕于外未嘗忘也輒以自號云

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劉公安傳　潘塤

劉公安字志康從高祖母姓乃姓高其先泗州人六世祖化宋爲宿州安撫使　聖朝混一之初祖再八徙居山陽因家焉父楚善公幼警敏過人父曰他日顯劉氏者必此子也九歲喪父母既長質貌偉舉止端重宵撫松楸嘆曰有親而不得養與夫有子而不能顯揚者同一不孝因肆力於學入郡庠爲弟子員累舉不第貢入太學宣德癸丑擢知南宮縣慎於操守勤於撫字教民以樹藝勸士子以進修置義倉儲粟食有養死有歸北方賢有司莫能或之先也甲

寅夏境內旱蝗率吏民禱三日乃雨蝗亦頓絕是歲鄰邑皆饑惟南宮大熟明年鄰邑復蝗獨不入境又大熟民歌之曰侯牟南宮民和政通蝗不入境會之曾裴頌聲播遐邇時有賊張普祥等號白蓮會河北騷動　朝廷索之急公捕其黨仲伍等檢其家得禱書錄妖者姓名吏欲送府窮治之曰不可亟火之全活者幾萬人邑南有李陽氷廟碑高丈餘歲久祠頹碑且仆公一日率僚屬祈雨至祠下見碑石甚巨非數百人弗能起告於神曰神如有靈碑自立安當新其祠翌日雷雨大作四野霑足碑且趄立公以銀瓶

負神就付諸廟中因具其事上聞且請新其祠詔許之召工薙草萊增基址與版築掘地獲錢六十萬緡遂爲修葺之需期月而廟成正統辛酉春公睨科目久乏人乃割俸資市巨木送學宮語諸生曰吾以科目望汝輩不負吾所望者當以此木表其坊是秋自圭鄉薦舉進士歷官學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遂以所市木立鄉貢進士坊又出俸金厚贈之自是人才輩出科目有人九載秩滿民攀號塞道車不得行陞又請闕借寇不果留尋被薦陞知杭州府府衙繁難治公處之易易如庖丁解牛未幾陞浙江布政司右

參政二年病卒年六十有二公有士行有吏才英敏果斷寬裕有容其在南宮公與圭有父師造就之恩在浙藩圭與公有僚友交承之誼處之各盡其道而報之不失其情可以爲難矣白圭行狀云

浙江右參政知台州府周旭鑑傳　　　　費宏

公諱旭鑑廣信貴溪人也姓本丘宋類國文定公諱密之裔其先以宦寓于越之丘墩與貴溪周氏爲世姻公父惟政出爲周氏後因承其姓公生而警敏竟年即有遠志經史皆通大義甫冠以家貧廢書然志猶未墜邑令聞其才將辟爲椽公恥事刀筆力辭不就索之急匿山谷中度勢不容已乃白於令願得從事邑庠與諸生游於是識日以進永樂丁亥　文皇帝詔儒臣修大典公用薦者召赴京師入局與其事書成授迪功郎順德府經歷三年改江寧縣簿未滿

考又以舊代者至還吏部會通政司幕職缺當道薦
公權知經歷司事施車駕北征公從幸督餉以身率
下不避勞瘁飛輓之役如程而辦既還真拜知事
上以京儲出納弊旁午欲得廉明剛正者涖之蹇公
義以公應詔公受命深自激勵凡豪猾窺穴倉廩侵
漁公私者悉抵罪竣事還任適南京通政司長貳缺
上以公進退循雅奏對詳明特命公署之宣德元
年以内外艱去歲辛亥服闋入京學士曾公棨侍郎
李公嘉交薦公材任郡守吏侍郎誠惡公不已附沮
之浙有邑曰黃巖依山濱海民性兇獷尚告訐俗小

怒動以兵鬭其豪黠者把握官府短長以張勢射利吏稍與齟齬即羣起媒蘖以法褫職去者接踵廷臣謂非公莫能治乃以屬公公亦喜以盤錯自見迎者待界上公已潛入邑中盡得諸豪主名乘其不測以一日獨坐庭中召諸曹與定約束豪來謁者猶用故術覘公公叱左右縛詣獄當以死惡黨股栗公猶嚴備之夜寢輒四五徙未數月紀綱設張衆知公不可動稍稍戒勿犯自是力行政教且爬梳其逸藪山海寇出設方畧剷除殆盡故廟學燬于颶師生處草屋數椽撤而新之奏減軍需及風傷田禾度遣稅不能償

者達於監司請代以鈔編戶貲產高下之數悉籍記之遇役則據以差其輕重里正之役必擇閭右以充於是賦平徭均逃移復業者十七八以民飲苦鹹而病也乃鑿山引泉入市以便民汲前義士林和嘗割產千畝為縣北利涉橋久為有力者所侵橋廢不葺往來濟以舟遇漲多覆公輒復之疏支渠去壅塞民利沃饒其西鄉山多虎公率丁壯捕之不獲過一祠因與神約厥明虎不獲且焚祠是夜夢神告虎所在如其言往虎皆就戮歲甲寅大旱公禱之越一日大雨稿苗復甦是歲民間麥秀五穗桑生駢枝又有蚕

芝及一乳三子之祥邑大夫士因繪四異圖以紀其
盛既數年黃巖稱易治頑民感化者或圖公像以奉
於家鄰境事不能直者往往赴公愬藩臬以最聞時
三楊先生在柄地急於用賢請于　上陞公台州府
通判階承德郎仍掌黃巖縣事賜璽書有廉潔公勤
撫綏良善芟刈豪強兆民安業之褒公奉勑益感奮
於郡事多所贊決正統甲子台守以事罷闔郡軍民
上章願補公　上特從民請進階中順大夫公蒞政
一如在黃巖時而崇禮教飭信令正已勵下興學舉
賢尤注意焉無幾五邑民格心歸化爭訟減息盜去

人他境歲巳巳處州山寇葉宗留倡亂朝廷命將剿之有勑公督義兵往贊其謀公既行台民皇皇失所特屢疏請還公治郡公督部屬閱丁壯備器械躬親訓練復據括蒼之險奏置巡檢司增兵防禦于時鄰郡皆騷動獨台晏然郡民歌之是歲嘉禾生郡廨一莖兩穗有三合頴者明年景泰庚午監察御史程昊上公治狀特陞浙江布政司右叅政階亞中大夫仍掌府事特公年幾七十矣亟欲抗疏乞休念初拜寵命不敢遽言其私黽勉政務用圖報稱一旦謁文廟還方蒞事溘然而逝公爲人短軀豐額秀目疎髯氣

岸高邁性度倜儻所立不肯居古人下存心制行矢
不敢欺居家以孝友聞從子處州守棋諸暨教諭昉
皆稟其教以成入史局時即與賢士大夫遊尚書王
直都御史顧佐學士解縉曾棨庶子周述脩撰李時
勉檢討陳璲諸先生交最深前台守李性嘗與公互
訐事白性被黜徙邊家屬留郡公罷舊怨屢加存問
將歸為治行李人益賢公入仕四十年不以家累隨
食飲被服與寒畯公其卒也橐無餘貲父老為泣發
具郡人無貴賤老弱莫不悼怛其賢者哭奠盡哀根
行縞素送者數千人今三十餘年矣台人頌公無異

群郴率搢當道捐貲立祠以祀云

論曰余悼叔世不知守令之於民重也年資所及遽以屬之不問其堪與否也問有能其官者又驟遷數易奪民所好而不知䘏於是州縣之治益以不古民日弊本日搖其誰念之公生國家盛時　天子明聖勵精圖治而三楊在位以舉賢愛民為第一義故公自京朝官用薦補黃巖為倅為守為藩臣褒遷屢矣然卒不去其舊治民既安公而公亦習其民治行隱然與渤海穎川相頡頏豈非古今之一快哉又嘗聞之洪武間有訾林心月者年八十餘寓黃巖之西橋

善易數預知吉凶見其邑儆甚嘗爲人言後此五十年有用令者來民始安及公至父老憶六歳月適合豈民之安否亦有數也耶吁亦異已

張參政穆行狀

黃雲

公諱穆字敬之姓張氏世崑山人也曾祖道昇祖文裕父禮母何氏公之先世居吳淞之橫塘自公之父贅何氏始徙居邑婁上公兄弟四人皆才而仕者三人長積以父命從農業資公等學公年十九中宣德乙卯鄉試正統己未與兄和並登進士會試公名在第二廷試兄名首二甲由是公兄弟文學名震然動京師傳海內矣兄以疾告歸養公擢工部營繕屯田二司主事繼丁內外艱門人來學者衆公授以經凡得指教者爲文有法後皆登科甲爲名宦間類編先

專道文以傳十三年服闋改刑部主事公明于法律行之以教恕讞議克允而剖決無留滯寃之疑隱得白者多君子稱其平故尚書侍郎咸與曹郎禮待之考滿陞署員外郎公雖專刑獄而經學爲衆所推舉同考景泰甲戌會試公閱卷尚理致畧詞華若鍊金琢玉必務精良既撤棘而收名定價于公者皆青雲器也六年陞郎中階奉政大夫誥贈公考如其官母妻封宜人天順改元陞山東按察司副使陛辭 英宗御文華殿諭公等毋吐剛茹柔毋倚偏縱奸有所當與罷即以疏聞仍賜寶楮若干緡以行公感 上

知遇矢心秉政汰去貪墨維持公廉戢強遂善一道肅清其兼理學政士賴甄陶悉就軌範行鄒魯嘗至泰山凌絕頂覽日觀經梁父探秦漢唐宋封禪之遺既而訪孫明復石守道之裔孫流落者復其家歲給衣食增廣儒學若伯夷閔子孔北海張文忠狄仁傑祠墓傾圮蕪廢命有司以時修葺爲刻石表志在平儒學官纂修縣誌收華歆爲人物公以春秋討亂賊必深絕其黨歆黨漢賊不可以訓惟馬周行事可紀加罪儒學官斥歆而進周蓋于名教尤眷眷也督撫儲于遼左悉除去宿弊兵食足而邊警有備戢則登

碣石臨右塞望海天萬里以舒壯懷發諸賦詠寓懷君戀闕之意歷職山東滿三考成化改元吏部考最例得正三品以俟闕久二年八月請　上命權陞一資三年陞浙江右叅政清理軍務先是奏者言軍官補伍久無明文勾補者恐迷脛失伍例解丁就補而涉歷阻修多死于道公一以移文行查兵民兩便寧違例不顧也公掌司事考覈諸司官凡評騭才職之稱否無濫與輕黜焉淳安商先生公其所取士也曾墓在萬山中躬往祭之嘉興朱先生晃敎諭崑山公實出門下爲經紀其後久之進表京師今吏部尚書

曹南李公秉稔知公山東之政欲薦公都臺將大理
寺王槩謀代李位令給事中蕭彥章劾李不職事彥
章槩之壻也公舊與前威寧伯王越同僚嘗賦詩譏
其奔走權門越銜公甚陰諸于李文達公謂公欲奏
易其壻衍聖公文達弗察也故南京刑部尚書劉公
亦言于葉文莊公曰敬之好直不掩人瑕疵至品量
翁翰亦然故公竟以直致謗文達公與國政公在李
尚書奏中郎解官歸幾無以爲生故吏門生知公素
廉介而能貧相與奉金爲壽始葺先人敝廬買田滋
江之滸而老焉與鄉曲諸搢紳爲會居閒處寂觀書

自適非有疾與赴宴會手不釋卷公厚于倫理先業
以讓其兄仲兄卒官惠副事寡嫂以禮季弟种爲濮
州判官亦卒恤其孤申甫卿勉于學後進有文而制
行之美者必加接引延譽於人人公既歸齊縉之士
入官及卒業胄監領鄉薦者凡經吳郡必至崑拜公
床下博學無所不窺爲文典雅詩清新婉麗有唐諸
才子風一時以業來請者屨相接也所著勿齋集二
十卷藏于家

浙江布政使司右參政陸公容墓碑　吳寬

公諱容字文量姓陸氏先世冒徐氏至公始復未生其母夢紫衣人以笏擎其首曰當生貴子已而得公弱歲穎敏篤學游鄉校不專治舉子業月取諸經子史程誦不輟同輩誚非所急曰聊以抵諸君戲耳獨與故翰林修撰張亨父太常少卿陸鼎儀友善三人俱以文行聞於鄉而公尤為其文辭公所知天順三年中應天府鄉試成化二年登進士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丁外艱服除改兵部職方司擢武庫司員外郎再擢職方司郎中丁內艱服除改武選司遂

陞右參政致仕卒年五十九公在兵部勤於公事邊報或急奏疏日三四上動輒數千言皆出公手而慮遠持正士論歸之西域貢胡進獅子至陝西嘉峪關奏乞大臣率軍士往迎公言于尚書外夷以奇獸進朝廷既不能却若復往迎之寧不貽笑天下後世耶議上遂已又安南累歲侵擾隣邦有欲加兵者公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其事亦已錦衣百戶韋瑛凶悍附勢得罪謫宣府謀再用指良民為妖言冀以為功公言于尚書具疏請下法司鞫之瑛竟坐

誅而被誣者十餘人皆獲釋京師稱快先時捕妖言者多陞官例得世襲愍民被誣死者無數公請除其例獄遂衰都指揮冒佐求爲金齒騰衝參將公執不可俄中貴人召公至內諭旨公言西南夷要地必得堪爲將者守禦佐非其人若順成之異日壞事咎將誰執佐計竟沮他日復有中貴人舉都指揮二人爲都督僉事者命已下公益不可言都督大官必積功始得彼何人而欲亂法耶舉者市恩專擅尤宜置之于法以爲後戒疏凡再上言甚切直　上從之一時雖曲宥其人而自後犯者必罪著爲令他所建白若

論馬政四事論儲養台輔教導勲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京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又八事及在浙江盜寃祭民隱振作士風行縣至桐廬日嘗發漁家兄弟殺於潛丐者夫婦事人傳以爲神旣乃條列浙中便宜十事悉見施行間因公務入京又論漕渠利病語斥權貴有人所不敢言者蓋公少即有志天下如兵刑水利之類有所得輒手書之册後多見於用云公事父母甚孝父病躬奉湯藥不離左右嘗夜醉歸母不樂自是飲必半杯不敢至醉其居喪三年不入室人未嘗見其嘻笑治家嚴肅動容凝

重若不可親狎至與人處歡然也性喜聚書政事之餘手不釋卷見於著述率明切平實爲詩文若干卷記錄諸書又若干卷

浙江右參政楊公奇墓表

王華

公名奇字秀夫別號寒泉父能由鄉進士任東昌知府母宜人牛氏公穎敏絕人十歲能文有老成語長老稱為奇童弱冠名起諸生間成化庚子中鄉舉尚第主司批其文曰筆力可扛龍門百斛鼎錄以為式明年辛丑連得進士授戶部河南司主事節使犒軍於獨石督鹽於長蘆受芻於京場選婚於圻內廉公平簡後先一軌弘治改元上格國安民疏甚剴切未幾奉敕處置居庸紫荊諸關軍餉公復上疏極言足食足兵之法在端本澄源而減冗除蠹理不可緩語

佞貴近識者韙之癸丑進四川司員外郎遷有淮揚督漕九江造冊河南賑災之使具建聲蹟甲寅進陝西司郎中時奉勅整督甘肅軍餉將行上疏言備邊七事　上嘉納之至則今太宰許公以都御史撫其地與公同事許公素器公於是益重焉事竣還朝有白金文綺之賜以才任劇調雲南司是司兼順天奸悍者倚窺不敢犯尋以薦擢守嘉興改夔州在四川地僻民罷公為書諭之俾敦孝友尚經義延問父老民所苦與所利即罷行之新廟學之制月朔視學進弟子問業有師道焉人士感慕其諸境宇官若文

頹完毀百廢具舉民飲江水遠汲爲艱公議鑿井出郡門數尺即得美泉民以公姓目之屬大寧縣鹽井在萬山中距邑治三十里道阻於險小舟入溪夏漲則往往溺死民多饑殍公鑿山爲道得任負往來民甚便之鬻吏多盜篆移屬以圖賄公置籍付諸邑俾驗而行宿弊遂息在任五年人士感慕至爲公作生祠親公而尸祝之擢兩浙鹽運使剔弊講利績效方懋前太宰馬公以浙事簡未足盡公改兩淮公以浙治治之升鹽賦五十餘萬司治舊在揚城東淺隘艱守公乃崇墉固藏益防卒奸無虞焉明年擢叅浙政

將有施設而乃止是知公者尤惜之以正德丁卯十

一月七日卒爲春秋五十有四

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陸公鰲墓志銘　周用

公諱鰲字鎮卿一字騰霄姓陸氏蘇之吳江人考諱介而好義累贈中憲大夫浙江温州府知府母龐氏累封大恭人公少從中憲役於京師遭家坎壈世業日湮弘治初中憲卒公侍太恭人以居稍長就學中弘治乙卯順天鄉試壬戌第進士授湖廣荆州府推官廉勤明允人以不寃知府雅不善覗同僚頗獨信愛公事必相可否然後行會給事中御史使楚傚公閱錢穀施州施州民雜夷獠不可責以法久矣公曰茲非有官者之事乎即日以往剗絕宿弊猶日治其

滯訟比、去軍民咸、以為此公於我有恩蘇府事一年几無留牘歲省處因即市曹白巡按御史為之停刑者六人具得申雪累以上官命決疑獄諸郡三年陞工部都水司主事管徐百步洪省夫役錢築石隄以便引船凡幾千丈正德間逆瑾方專橫政特苛黷同年給事中按事淮安府事訖而返道及於徐自經于舟中知府誣公知其由以自解公徐曰事固不可以僞為也不為辯事聞驗之卒無實會御史缺政福建道監察御史督京師東路盜賊明年巡山海關遂劾巡撫都御史之不職者因疏籌邊三事悉見采納繼

陳六事不報巡按河南鎮守太監王某公至戒其下曰陸御史來矣既至奏宣武等衛屯田爲勢家所據者六千餘頃給諸貧軍歲增糧四萬石正德六年以來北方流賊所在蜂起有司得所脅從輒坐以死而犯者益衆公盡釋之仍令官府勿聽以他事相攻訐者於是人情大安奏釋各府滯獄百數人辯死刑之誣者六十人監河南鄉試河南稱近科得人以是年爲盛明年擢知溫州府始至民多訟公曰所以致訟者由求簡訟之速爾夫長民者一切不問民則何以輸其情乃蚤夜聽斷不爲懈朞月視始至殆損訟牒

什六七嚚𢽡者稱術就田畝吏俛首受成無所緣以爲姦乃廣學舍爲諸生講解程課試集鹿城書院第以高下彬彬成材台處寧紹歲饑流亡集府之境內爲粥粥仰以活者無慮千數裁省鄉飲祭祀公事外諸𢽡名冗費民困大紓温州瀕海阻山絕商販荒政廢不講公令願贖罪以穀者聽三年穀且盈八萬豪民徐姓專持有司短長民以爲害前官莫敢問公召寘之法民間生女輒不舉公嚴設禁論婚姻第各稱其家俗以一變甃府城三千丈覆以石省歲所費不貲又闢通衢臨馬池以息火患其餘事事規畫莫不

長久可行御史每行郡至溫一宿輒起曰溫州殆無所事在溫州六年陞浙江布政司右叅政督糧儲是時浙之東西素稱公之政不煩而集初布政司以金衢嚴處四府歲凶議減盤石衞糧價輸之溫州府庫者比其出納也或謂官府操其贏羨中以爲信至是風聞言官論其事公方行縣即月歸吳江巡按御史敷使人輒還公歎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竟不可彊公早孤羈旅於京師奮志學問一時所與交游皆以文章知名往往先後登顯仕故公起家郎署至方面人稱資於師友者爲多性坦易不立崖岸復慷慨

重節義敗歷中外二十年足迹不一及權門其爲推官時有李都御史請戍邊路出荆州時禁方嚴公與無一面就逆旅慰籍備至遺之俸二十金以行其在河南奏祠正德閒死事上蔡知縣霍恩等五人溫州江心寺故有宋文山祠歲久而圮葺而擴之居常每以中憲不及祿養爲恨事太恭人曲盡孝敬居喪以禮與其配畢恭人相待如賓白首無閒言諸子業經學懔懔教以忠孝勤儉自浙中歸始治世業不事侈靡亦不爲矯飾自號釣雪散人約諸士大夫爲會作堂曰半閒扁揭所曰晶齋以見素志家居越十五年

是爲嘉靖丙申七月十一日公燕客客去沐浴已遽
寢遽呼諸子環視之無所語翛然而逝年六十有四

浙江布政司叅議徐君瑤墓志銘　　嚴嵩

君姓徐氏諱瑤信之其字也十歲能屬文倪文僖公一見奇之謂其叔祖助教公曰徐氏有子矣受叔父僉憲公訓學益進弘治庚戌登進士第觀政戶部嘗攝監收倉粟能革諸弊給賞遼東官軍被檄興疾不以勞辭授知華容縣屬歲歉寬禁緩責勞徠賑䘏全活甚衆縣有黃洋渡雨潦時至冒其旁田溢爲巨浸君問知其弊乃發卒築隄延數百丈仍歲大熟民則歌呼曰德我者徐公乎由是相與名曰徐公隄云均編籍之役置平糴倉治狀稱最入爲南京戶部主事

改工部分司儀眞丁母憂服除補南京刑部歷員外郎郎中君治職勤敏奮欲有為摭憲任法里中舊故請謁拒閉强明自信者也然權貴漸濤未幾輒告罷嗚呼遇合與廢不可違於命蓋久矣況持獨特難合之見以居羣觀儲胥之地雖慎嚴矜行猶辨之世寧謂君為同列所中傷或置慰愠其間豈知命之謂哉君去官家居益貧然不以屑意時集名儒彈棊賦詩噱衍竟日未卒數日猶然忽告君被疾遽殁遠近歎息咨閔焉其卒之日嘉靖三年四月某日也距生景泰庚午年七十有五徐氏蘇人入國初為江寧人君

善於爲文尤喜作歌詩所存有石林稿若干卷太宰建安楊公謂嵩曰信之吾同年友也于浙又嘗爲僚信之直厚而簡易不爲城府交久能敬仕而才惜弗究其施也其卒吾無以慰其孤惟葬有石將子是託焉明日諸孤奉通政參議黎君狀以至申公命乃作銘曰車堅御良周道孔夷孰遏孰擠而蹶其馳嗟乎徐君委順何尤太宰篤舊予刻厥幽

浙江叅議符公觀墓志銘

嚴嵩

公少刻厲讀書寄食城北浮屠足不踰戶閾數年學藝大進以禮經占弘治乙酉江西鄉試明年舉進士南省第五人選知溧陽縣法古爲政諭民重禮敦俗督勞農田濬築陂渠瀦洩以時旱潦有備鉏止豪右屢察疑獄脫數人於死徭役編審有法吏不得爲姦修學舍祠名宦鄉賢立貞女廟作義阡遷葬八十餘塚溧人鐫石頌焉陞高州同知丁父憂服除補辰州改作黔江溆浦二學以乘山川之秀召吏民子弟親爲講說誘勸以文藝學者日起正德巳巳擢爲廣西

按察僉事分巡左江會藍賊構亂一日諜報賊衆分攻平南貴桂三邑公卽督兵馳至平南江伺賊半渡擊之所其渠魁中流溺沒不計其數自始發兵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公計衆謂公儒者料敵制勝乃爾潯衞將有與卒訟田而久不決以危言脅公不爲動竟質平焉潯民奏田少稅多期得減賦公曰必使田浮則欺上必使稅浮則損下當驗實使田賦兩平耳巳而田果不少衆帖服公乘險阻冒瘴癘經畧勤勩旣陞浙江參議旋改山東皆不往請老而歸益公所爲政志在便民有所建置期必行雖忤上官意不少

恤不能効世餙厨傳將迎所至有繫蹟而貴勢多不合以此淹久無助處之嵱加也公不苟取予在溧陽於廨後得古藏銀悉易穀以賑貧民居家盈縮無所問家人時以匱告徐曰若等自經理之可矣杜門十有八年足跡不一至城府提學使者請主白鹿書院亦以疾辭朔望謁先祠坐堂上率家衆道古今孝友節義定規約數十事俾世守之公於書無所不觀自經史子集至於天文星曆地理醫卜罔不研究手自鈔錄垂老不輟其於學大有得也所著有活溪存稿若干卷選唐宋元國朝近體詩歐蘇文選醫家纂要

地理象奇諸書藏于家公諱觀字衍觀學者稱爲活溪先生姓符氏世家新喻之金田祖諱剛考諱勃皆鄉里長者考以公故贈溧陽知縣公生正統甲子卒年八十有五

浙江提刑按察使王良傳

忠節錄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中坐問燕問人罪輕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浙謁岳鄂王墓誓曰苟媿武穆非人也壬午聞靖難師克誓以必死慟哭不已會命使召良良執使者將斬以狥爲衆劫去良乃集諸司印凡九撤歸私第嗟嘆者久之妻問故良曰吾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命妾償良食抱其子欲獻如厠置子池傍自投池死良久往覓之子獨匍池畔頃之屍浮起良殯殮畢即列薪於戶寫遺囑

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某僉事家以宗祀爲托或日托諸沐商遂舉火抱印閤室同起火死事聞 文皇日死自其分朝廷印信良擅毀不得無罪詔徙其家于邊已而風雨晦冥人或見其出沒台人陳瑤私謚良死事每談及流涕沾襟正德間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改公署東水鑑亭爲祠祀良

周志新傳

黄佐

周志新字日新南海人　文皇帝嘗呼爲周新因改焉而以志新爲字洪武己卯舉于鄉能任大理寺評事每有疑獄一言而白壬午拜監察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爲冷面寒鐵人因稱爲冷面寒鐵公京師中或怖小兒輒曰冷面寒鐵公來皆匿去永樂元年巡按福建奏言朝廷設立軍民諸司彼此相頡頏兩非統屬今都司所轄各衛每府官適門或遇諸途輒怒府官不下馬甚至鞭辱侯隸衛所公務徑行有司理辦稍不從即呵責吏典請自今府衛相見行平

禮遇諸途則分道而行所有公務不許徑行府縣有
司官吏毋得凌辱過　聖節正旦冬至在外衛官悉
于府治行禮開讀詔書雖邊海衛所亦從布政司差
人抓司冊與　上悉從之二年巡按北京時制令所
屬吏民有犯徒流者免罪就發北京民稀處種田監
候詳擬往復數月多死獄中新奏請今後死罪及職
官有犯詳擬待報其吏民犯徒流者悉從北京行部
或巡按詳允就發種田如此則下無淹滯之患上不
負寬恤之恩　上諭都察院官曰御史言是也且命
北京百姓有犯應決者許其收贖燕民大悅三年九

月擢雲南按察使未赴有旨改浙江有冤民淹繫閱知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曹無冤矣至即洗其冤放之自是異政日著一日視篆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報我矣發之得婦人屍人稱爲神明一巨商遠回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爲人所圖潛以其貲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日求之無有也往訴之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覆之果然蓋歸語妻時摟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有訴爭雨傘者甲曰我傘也乙曰我傘

也彼奪之所言記驗皆同然命剖之各持其半去陰遣人尾其後甲曰我始欲助汝傘價之半得非汝利也乙答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價屬汝于是甲就縛正其罪其燭奸類此境中有虎害為文告於城隍神須臾得虎格殺之初往浙道上蠅蚋迎馬而聚尾之見一暴屍惟小木布印及至任令人市布得印誌同者鞫之乃劫布商賊也悉以其贓召布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知其死于賊也人皆服之其除暴類此會夏秋潦窪田盡沒永樂九年湖州府無徵糧米十七萬二千四百餘石所司一槩催徵民日逃亡奏乞遣官

錢塘一葉清

覆驗　上即命戶部聚實蠲免嘗巡屬縣微服觸縣官收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日往逕乃自獄出縣官恐懼伏謝竟以罪去由是諸郡邑吏聞風股栗莫敢恣肆錢塘知縣葉宗行號廉能嘗偵之入其居無長物惟笠澤魚腊一束其家所寄也柚少許以出明日召飲出示葉葉益祇礪號錢塘一葉清後卒于任爲文往祭哭之甚哀其旌別淑慝類此寮寀一日餽以鵞炙懸于室後有遺者指示之新未顯時其妻治女紅以給及同官內燕荊釵布裙以往大類田野婦各相慚恧更爲澹素當是時周憲使之名震

天下澤及無告民自不寃雖三尺童子皆頌其美焉
初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戶往浙緝事多作威
福受吏賕新時進須知如京師遇諸涿州捕繫之千
戶脫走訴于綱綱乃更誣奏新　上怒令馳馬逮新
承綱意者榜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猶抗聲曰按察
司行事與在内都察院同　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
奸惡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　上愈怒命戮之臨刑
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他日顧問侍臣曰周
新何許人對曰廣東　上嘆曰廣東乃有此好人耶
枉殺之矣後紀綱以罪誅事益白新既不祿其妻獨

挈遺衣及書數卷歸廣東貧居如洗都御史楊信民
巡撫時存問其家周以月俸嘗語人周志新當代第
一人吾黨所未及也新無子景泰初其妻卒于家浙
人在廣東藩臬者皆會葬云論曰嗚呼新之死于紀
綱也可哀也哉持身之廉臨政之明辨冤澤物之仁
與夫持風裁臨患難之直而不撓可謂剛且大者語
曰直木先伐又曰物忌芳潔其新之謂歟同里彭森
傳其行曰公發奸擿伏有廣漢風而未有鐵面御史
公似過之擬人于其倫矣又曰被刑之夕司天奏丈
星墜 上以是悔自後見一人衣紅立日中呵之問

爲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爲城隍爲　陛
下治奸臣貪吏言已不見天顔憮然嗚呼豈其然乎
亦鄭伯有魏元徽之比乎近世劉球毛吉爲奸盜
所殺嘗附魂于人傳者亦著其說夫何疑于新乎要
之新之清風勁節固不待此而自可傳于不泯也

浙江按察使陳公璇傳

魏驥

昔人之論士必曰先器識而後文藝是知士於器識文藝皆不可無其曰先器識而後文藝者豈不以器識爲本文藝爲末乎抑豈不以得文藝器識兼備之士之爲美乎觀今浙江按察使鳳陽陳公之所存可不謂之器識文藝之士乎公名璇字　其先江陰宦族洪武中以祖某資產甲於編戶徙實鳳陽子孫遂爲鳳陽人兄弟十人皆俊偉傑特公天資尤穎異甫冠充郡庠弟子員蚤夜孜孜篤志於學不煩師資而日進之業倍人嘗與同輩曰吾輩爲學當思不止

於掇科可也苟惟圖此以進身而不思其遠者大者豈足以報朝廷之作養乎迨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凜乎風裁不察察而明不沒沒而將知者以爲得風憲體時從兄耘字德耔亦爲御史其學問不在公下與予相友善閒謂予曰其性褊迫終不若吾弟之雍容寛裕喜怒不形他日遠到吾必不若也嗣後公果擢敘遷陞雲南按察僉事一日鎮守雲南都督沐公訪予吏部公讀書善談論於人不輕許可予因詢方面中當其意者凡幾人公曰無如憲僉陳其其人予復詰之曰何以知其爲人公曰陳未嘗倚法以凌人

亦未嘗廢法以貸人吾以是知之廸暨浙江憲使浙
江地大事繁爲憲使者百責所萃毎難其人公自下
車凛冰玉之操不動聲色於所設施間不容髮寛不
縱猛不殘欲究其見於行事者殆不可以偏數方面
肅清俾浙人無問遠邇靡不向風而懷德咸曰良憲
使良憲使已遠書考都憲者謂公少擊搏風公曰法
貴禁人不犯不從禁而罹於法某亦何嘗少貸邪卒
以公言達大體旣旋軫値考察者於公頗不協公卽
日啓行赴闕聽進止而浙之軍民咸動容蹙頞如失
父母者不啻數千人塡衢塞巷率懇懇以挽留之至

焉不能前公不得已姑暫駐於城之宗陽宮一宿黎明取間道而去孰意其耆老李恒等覩公又先抵京陳公之政蹟近臣亦以得民心爲言由是　朝廷仍令公還視事且公於進退去留尤無幾微見顏面故議者謂公之量誠非沾沾小智之比又如此也惟公平生內貞外和學修行篤故於臨政雍容自若不衒不矜其心惟在於正人心厚風俗爲要於是自始至終一以德意臨人不鈎距以求情不玩弄以壞法稍暇則游心經史寄興詞翰以適其所適而已噫器識既備文藝亦修非公其人而何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楊公瑄墓志銘　楊守陳

天順初　英廟復辟將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公印馬于畿內民羣訴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頃公具以聞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之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尋亨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洩於亨者亨與祥合謀上諸暨彈章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御史周斌與公輩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然　天意入先譖莫能回悉下錦衣衛獄逼公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瀕死

卒無一語他及有司文致坐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戍餘多坐貶奏上矣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於是獄皆從滅死者皆戍戍者貶貶者復而公就戍遼東之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諸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謫戍廣西之南丹居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里居今 上嗣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改陝西道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居父憂起復舊治巡海後陞按察使卒于官自古亂臣逆黨必先濫刑重法以箝群衆之口而懾服其心俾莫敢不從然後得逞其志此二凶所以必欲寘

公死也既而公幸生全二凶卒誅滅而公乃復于位豈非天哉公姓楊諱瑄字廷獻南昌豐城縣人其始祖曰王君權唐季相南平王累官金紫光祿大夫居南昌之武寧傳十有五葉至公曾祖同仲猶王姓國初徙豐城占籍始訛爲楊蓋方言王楊無異音故也公祖名高不仕父子榮以鄉舉累官蜀府左長史母周氏公以甲戌進士爲御史値雨恭而權二凶之禍再起爲御史歲餘遂副憲于浙杭州衛指揮陳鼎父子肆凶惡海寧民管虎沈珩工訴誣皆莫敢誰何公悉寘之法屬府造上供紙歲若干萬工估價每番銀

一兩公計量纖悉減十之九歲省銀若干萬兩民德之其巡海道以軍官多放戍卒嚴禁之立五月一操點之法以邊餉太濫而歷空爲非勢豪攬糧之弊奏增一通判專理以武臣多不學爲葺學延師教其子弟凡城隍墩堠廨署舸艦甲兵皆以次繕葺之無遺力加定海之誠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衛所之要外海塘健跳所之海塘海鹽縣之大海塘皆修築之以奠民居以興民利而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鉅而患尤大非公莫能爲也在杭州以按察司與臨逼塞迺撤舊宇改創數百楹宏鉅偉麗闢其前衙廨

然四達以西湖舊深廣能溉諸邑田至十六萬頃今
堙過半奏請浚深之如舊於湧金門北闢水門放湖
流入城河出清湖閘抵海寧黃灣以溉十六萬頃田
復於畏吾寺前後建三橋以通水門俾小舟常入湖
取泥以濬深可久不堙功雖未就慮則深遠矣公巡
海數歲波恬烽息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船數百犯邊
公時在杭寮寀驚問公徐曰彼果來犯吾將盡誅之
乃出巡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呼民壯授甲林立
矣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虞安用民壯令
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乃知倭僅兩船入貢

耳於是皆服公之智量其爲按察使以寬恕久弛力振之嚴門禁察吏奸斷訟明敏無留獄禁官胥毋桑蠶爭民利諸婦女毋入寺觀以緊風俗甫半載而病病亟寮寀往問尚與論築海塘之法浚西湖之利無片言及私成化戊戌七月朔日卒年纔五十有四耳公疎爽有志節喜建功業而才足以勝之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然賦命不永而止此惜哉余修史至天順間二凶事爲之慟哭流涕而不能已也嗚呼正統之末社稷非 景帝莫可保而一時竭忠殫勞者皆可謂社稷臣也二凶于是時亦受恩不貲貴富極矣

而忠勞茂如逮景泰末誠所謂惠懷無親者矣天下非　英廟其誰歸而二凶者貪天之功升髦　景帝魚肉其社稷之臣殆盡此余所爲慟哭流涕而不能已也嗚呼二凶是舉豈直要功以固位而已哉蓋以圖改玉之兆也於是勢焰炙天孰敢一睚眦之而公露章顯斥瀕死而不易辭可謂忠讜之臣矣曾不數年而二凶者身刑家戮遺臭無疆而公乃高陟令終流譽千載豈直薰蕕之辨而已哉嗚呼使二凶不自作孽則國家無釁而其貴富延及于來胤未已公非以忠讜著則雖有他表見豈能若今之焯焯後世決

不可泯如此哉是亦足爲萬世人臣之鑒矣

浙江按察使王公之猷墓志銘　馮琦

公諱之猷字爾嘉其先瑯琊人自始祖貴徙居新城遂為新城人貴生伍伍生敎授麟麟生太僕公重光當　世宗時建三殿太僕公督木於黔出入谿洞崎嶇迫阨閒卒於事　天子憫其勞賜祭贈官有加焉太僕公娶劉太淑人生公兄弟六人長封左方伯之翰次司農卿之垣次員外郎之輔次郡守之城次郎公少於公者貢生之栜公生偉姿儀神情開美見者器重之庚午舉於鄉丁丑舉進士授平陽司理至郎覆從獄辨誣獄釋其以微眚假煉成獄者人不敢干

以私有稗將某受取狼籍懼公奉金幣爲壽以書公
公正色發其姦狀致之法於是郡中凜凜憚公奏最
擢禮曹郎有劉藩爲假印文以請封衆莫辨公熟視
日贋證之故牘果然於是條上藩封議十二著爲令
天子念鳳陽湯沐邑江淮咽喉重地値大侵民羣
起鬨聚爲盜擢公爲觀察副使備兵潁州公議賑議
施粥議平糶皆有法民於是相戒不爲盜而獨戮其
渠魁數十人江以北爲患莫如河梁隄疏瀹歲靡費
度支水衡錢數十萬自河決范口嚙雙溝洊泗城
祖陵幾成巨浸河使者更舉以屬公公遍歷水濱望

形勢從上游緩懸湍使得瀠洄而下不至洶潟爲隄
患功成　天子賜帑金紀錄晉浙江叅政將行父老
相率泣轅下願得再借王公當事者特疏請得借公
公乃復蒞潁已而太淑人訃至即日就道民既不能
長有公則相率尸祝之蓋公歸而二年乙未長子象
恒舉進士公起守河北河北濟源接太行連王屋盜
藪也加以採榷令下人情洶洶有異心公以三部無
兵卒有變何以支乃留宣薊班軍之半以衛河北益
募民間健士鋭卒五千人而河北始有兵犒屯田之
侵沒者餉兵而河北兵始有餉冬無雪春無雨河北

之民因公爲條行十二事歲不爲災公入賀　天子念治江北功擢觀察使鎮維揚是時貂璫之使四出公至力與璫爭減稅之半璫憤銜公故以稅貲貯外署而索防兵曰如有失守任之公與之數十卒而密授卒指卒竟不爲璫用璫竟罷之興化民余勝等坐稅事迕璫璫怒令某驛丞逮勝等公禁丞勿與即又怒欲逮丞公又不與丞是時稅使勢張甚郡國守令監司就吏訊者數矣於是人人爲公危而璫卒憚公不敢發蓋公爲人居常悃愊不事粉飾其所至惟實政政務便民至節義所關則奮不顧身有烈丈夫之

梁方其爲禮曹時主事盧洪春以直諫杖于廷 上遣小璫覘誰與盧主事語者同舍郎稍稍引去公獨與周旋而後偕盧出在穎州盱眙令不善爲諛制直指使者直指使者欲因事傾之公抗言令無罪令卒賴以全治河北親藩或魚服以遊公上書諍之書凡五上王亦竊其正直不阿類如此在淮揚以狼山濱海要地毎以片帆巡行西抵江東入海勞瘁甚而公不知也會淑人病病不起公遂上書乞歸 天子惜公才特予歸攝病痊召用公乃舟次淮揚終矣吁差傷哉人謂太僕公勤王事卒於官公亦勤王事卒于

官太僕公卒有公在側綱紀其喪無遺憾公卒幽居
諸君在側亦綱紀其喪無遺憾世稱王氏世家非以
綬組其爲臣忠爲子孝蓋若弓冶云

按察副使張君和傳　劉昌

君諱和字節之蘇之崑山人也少好學年十七爲詩歌有奇名宣德十七年乙卯君年二十四與弟穆同應進士舉之南京將少保郴陽鄭忠愍公爲京尹有惡君於公者公大怒乃召諸應舉者歷驗之君故有目疾與書所云合公乃言曰吾已得爲奸利者然將置之法邪將械送於其鄉使終身不得舉耶蘇人有滕塏者直前謂公曰公尹京畿公有爲人孰敢爲奸利事顧毀人者多忌惡者之所爲公不究竟而即治之不亦中彼人之秘計乎公曰爾言亦是但吾不可

以中止吾其試之乃悉出諸應舉者而留君與所謂增廣生數十人命題以試君文先成公讀君文良久曰文體略似西江汝當是冒籍者君曰聞吾祖以來家崑山不聞冒籍嘗從西江人學耳西江人者謂翰林尹先生鳳岐也又讀良久乃謂君曰汝姑去吾當有以處子矣君既入場屋而其舅氏湖廣參政沈除夔時為水部郎中候君出即與俱過虞衡主事吉水文鳳翔誦所為文虞衡曰以君之文鬱暢而詳整當在首選既而君弟移舉前列而君下第除夔復與過虞衡虞衡曰吾誦君文甚習吾請舉之遂為誦君初

終塲文不遺一字曰以此而下第吾不知也蓋鄭公雖信君爲忌惡者所搆然不入其文於主司而君亦退然言儒者之學先治身心名固非所急且吾嘗自謂聰敏書過目頗成誦若庾衡之一局耳不忘吾何敢望哉遂去入崑山中取五經諸史及秦漢以來百民之書參稽而融貫之將自見於述作而吉豈期菴彭公以監察御史提督學校來南京而訓導張承翰首以君言公至蘇乃起君崑山中復以應進士舉君以鄭公爲辭公曰鄭公已拜兵部侍郎矣及試而初考蕭聰以君所判禁止師巫邪術有執左道以惑人

之語謂無所據落其卷而學士吉水錢公侍讀雲間陳公覆考責問聽左道義聽無以對因使於所落卷朱勾以誌之蓋如君而得舉者五人時正統三年戊午君年二十七矣明年己未與弟稌同試禮部稌舉第二人君廷試對策稱旨將賜狀元及第而以目疾擢第二甲第一人學士錢公與諸老入朝咨遇之指謁鄭公曰此目疾者張和也鄭公曰吾昔爲京尹知以盡吾職耳何有私哉時少傅胡公忠安爲禮部尚書素奇爲至欲迎君以訓其子而言於吏部尚書郭公郭公使君往君曰諾而竟不往蕭山魏公爲吏部

侍郎私問君君曰宗伯為禮部之首欲訓其子而使和自往耶魏公曰我當以告胡公胡公擇日詣君成禮而君始往未幾移疾還蘇蘇之人從者益衆君益以道義自高推所餘於文辭對客展紙伸筆頃刻千百言沛如也事涉財利則顰眉走若將浼焉有參將者禮致聶先生大年學為詩與之來蘇君慕聶先生名過其寓參將置君上座而處聶先生于下君曰吾為聶先生來非為參將來參將學詩於聶先生則先生為師而處之下此何為者參將方設供具燕君君拂衣去不省又嘗與參議趙公會于故少保陳僖敏

公家趙多議人得失君正色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可於無過中求有過一坐聳然景泰庚午君年三十九主考江西鄉試晳而後入所取士多知名二年辛未君年四十以疾乎至京時太子太師王文端公在吏部人猶以君目言者文端公曰張和天子不鄙而賜進士出身人乃不能容耶是年夏拜南京刑部山東司主事至官清謹儉約持禮法甚堅雖至親舊與貴豪人不可奪部有獄決申奏必君詳定而後行公退閉戶高坐忽有來謁者君款之方捉茗碗而其人一及所私君瞋目直視口啣茗碗碎水淋漓

襟袖間其人驚駭戰汗奔出君由是謝絕人獨嘗走請大理寺正王宗吉焚香彈綦縱論古今大略磊磊出胸臆無所顧忌間人有一善歸必箸記之宗吉間詣君君與飲酒賦詩至夜分始罷如是爲常六年乙亥君年四十四朝廷修宋元通鑑綱目君以大臣薦驛召入館時多主陳子涇通鑑要言胡粹中續綱目而參訂於李壽劉時舉陳仲微朱右張美和梁寅劉剡所著書與宋遼金元本史及宋宰輔編年錄元經世文典羽儀以建隆八年大書宋統而分註列國之年子涇以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始書正統侍郎劉

文介公深是羽儀議於子涇陳橋自立之文乃欲倣劉剡書衆立而君私議曰朱子書郭威自立則巳爲宋祖陳橋張本恐子涇之旨爲是胡粹中續綱目於至元十一年遂大書元統君則詹谿曰宋海上未亡元烏得有統粹中又於編中嘗一歲逐月書太白晝見君曰春秋謹嚴綱目法春秋也宜書是歲太白屢晝見太子太傅淮南高公開館中於子涇粹中書有所更定不喜既見君稱曰此良是居無何爲天順元年丁丑君四十六有言修綱目無益君乃以舊官遷南京然業心厭事惟手不釋書人求有所稱說者固

拒之至一字不與是年以主事進署浙江司員外郎
明年實授又明年以員外郎進署陝西司郎中五年
辛巳君年五十朝廷復置提學官君又以大臣薦拜
浙江按察司副使使乘傳以往君別於所遊一人面
慘慘有異色言故提學受賂事纍纍不止君揖以還
爲臥不食者一日乃指心歎曰吾已廢一月又有厚
薄手大小而足長短其所至美而無醜者此心也有
如人之言尚得爲人類乎獨宗吉自慶爲君置金帶
持爲君壽曰君官以文顯吾屬之華也君至浙臬諸
生訓諭就其賢否之尤者而叙黜之其條約之詳可

旦夕收効浮濤江逰海入山甚勞弗暇息有故吏于君者自京來闕背謁君君與語稍久吏出則誇于人有愚生者信吏可使就吏附謀事吏許諾他日吏謁君君不虞有他吏既去坐至公堂試士外訩訩言吏故君固不知邏按官使人於君凡三往返而君罷試以謁官告以故君大怒徧索郡中得吏治以法杖遣愚生而事以白八年甲申君年五十三再至金華還得疾既甚猶黜校呂東萊大事記不輟然自惟不可起舟至崑山抵家而卒弟穆字敬之亦由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爲山東按察副使

劉昌曰士幸甚無名無名則無爭無爭斯亦免矣其甚不幸以文名以文而名則爭者日起而毀謗至安在其能成名也君少即爲忌惡者所爭屢不得志及旣伸於 天子之廷又以疾抑則名者非惟人爭之雖鬼神且爭之耶至被召修史名大振然未久即去去乃遺棄文事益自治其身心恬不較於人而人今稱能文者必曰張君掩之而愈彰棄之而復來終得以後然裒其所有而惠諸人當是時非無爭者君能讓之而爭者不能爭也爭則毀無爭則立吾今而後知張君之立於名而成於文是以傳張君

浙江按察司副使張公文墓志銘　程敏政

公諱文其字存簡張氏世爲泰州巨家然未有顯者至公曾祖德林祖仲信益以善聞父順始舉于鄉終國子助教用公貴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母成氏贈宜人繼許氏封太宜人公生有至性在童丱如老成初助教公典教山陰公侍行適遭成宜人喪哀毀不食蓋絕而復甦助教公難之遣從學一府名士之門公亦自奮力學久之還爲州學生屢試弗第有譏者曰是不當小成者天順巳卯舉南畿鄉試第一人尋遭助教公喪悉用朱氏禮一鄉化之成化丙戌遂

興平同登進士第秦州人　國朝預甲科自公始筮仕刑部江西司主事壬辰進員外郎癸巳吏部奏擬公山西提學按察僉事甲午復擬山東皆不果是歲進郎中公在刑曹最久有所讞必本於公恕他司獄有未具者多移鞫于公既讞無後言丙申以日食星變詔選使十三人錄繫囚于天下公分地畿內平反誅死者百十有六人雪徒流以下千有四百人其辨馬平兒事尤愜人意平兒報父讎殺人抵罪公上言君父之讎臣子所必報反覆數百言讀者感動畿內人有繪其像而祀之者丁酉大水歲侵復有詔選使

五人賑恤之公分地兗州規措勸分不遺餘力又上疏請分府庫餘資以慰倒懸語益痛切蓋活饑民五十二萬人復流移一萬七千口婚嫁男女之貧者五千三百人釋大辟囚二十餘人他如通貨財修祀典申掩骼埋胔之令皆自公發之已亥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有醝商李成誣販鹽者爲盜轉引至十九人初訊者以爲實多瘐死獄中存者僅六人公覆訊疑之審詰得其情六人者幸不死一省稱快餘平反者尚多在浙踰年大率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蓋未竟其所施而以家艱歸矣得年五十有七

浙江按察司副使陶公成神道碑　丘濬

天下承平日久變起倉卒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禦有能奮身其間以為民蔽繼之以死卒能作吏民之氣以收遏絕之效其功顧豈小哉當宣德正統之盛大江以南民不識兵也久矣歲戊辰劍寇起于閩既而括寇相挺以起猝然竊發如風盛火猛延燎于枯草燥荻之場無有障蔽限隔之者當是時郡縣密邇于寇者其民蓋岌岌然矣一時官吏罔知所措往往驚畏走避雖以朝命將領亦皆觀望以為進退無有立一定之計決必然之策者而浙江按察副使陶公

者獨能以身嬰賊鋒而死之嗚呼豈非毅然大丈夫哉公始以易中廣西鄉試第四人以親老願仕遠方得交趾某縣典史改鳳山縣時黃忠宣公兼掌藩臬司事知公有學行俾掌諒江府教授事秩滿陞按察司檢校丁內艱起復改山東憲司未幾按察使虞公信以有守有爲堪任風憲薦公起至京師試如所舉擢大理寺右寺評事尋用戶部尚書劉中敷薦超拜浙江按察司僉事會倭寇犯邊公以計殲之 朝廷有綺段寶鈔之賜至是寇起處州將薄金華衆議曰蘭溪乃賊所從出之路蘭溪不守則兩浙震動矣陶

僉憲有謀略非得之以遏其衝賊不易平也公至蘭溪首率民壯因故城址立木柵晝夜儆備又於縣南五十里立山口蘇村太岩諸寨以扼其要害屢用計略擒賊黨數百人聲震遠邇賊不敢犯境一邑晏然而鄰境亦恃以無恐時總兵官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時出官軍詗知又復遠遁撫捕之計皆莫知所施會議遣藩臬中一人抵賊巢招諭之莫敢行者公毅然請任其事至則感之以誠諭之以理賊首葉宗留陳諫胡等環聽竦動咸翻然悔悟率其黨出降朝廷嘉公績陞本司按察副

使仍守金華賊黨陶得二者尤號桀黠嘗偽以名降
總戎諸公授以冠帶俾招其黨得二殺使者不受招
官軍莫能制公以計用賊之來降者殺得二黨前後
共數百人生擒百餘人而來降者又三千人得二僅
餘四十人深遁山谷中其勢日孤指日可就擒矣同
事者有忌公成功而沮抑之者公計不得行賊勢復
起公與都指揮崔源往武義謀所以備禦之者至南
數日賊至矣武義無城惟木柵其中兵民無幾而賊
勢張甚或勸公稍却以避其鋒者公嘗面厲聲以諭
衆誓不與此賊俱生慨而賊大至公麾兵極力與戰

自卯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
焚回望見火起遂大潰公竟死之時景泰元年五月
十七日也公時年六十有一兩浙人聞之如喪其親
戚諸郡縣皆遣人致奠蘭溪民相率言于憲司塑公
像立屋祠之又各出巳田以爲經久計事聞朝廷遣
官諭祭誥贈公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官其子晉新會
縣丞公諱成字孔思梧之鬱林州人予惟自南方有
事以來死事之臣爲　國家所旌者僅四人其三人
者予皆有所紀述獨於公缺焉別四人中公與二人
者皆出吾嶺南予叨官太史表忠義以翼世敎其職

也嗚呼風霜別草木之性禍患顯忠臣之節自古履封疆之臣多見於季世閗擾之秋而世數公者猶能於四方無事之時一遇倉卒之變以身試之使扭安反黎之士夫知所感發興起事功以救生民之禍成安集之功而公於衆人中又獨爲之帥先其功益莫大焉是宜表著之以爲世勸所謂三人者禾豐知縣鄧公顒死于閩寇慶遠同知葉公禎廣東憲副毛公吉二人皆死于廣寇顒與禎皆廣東人吉則浙人也其死義與公同於法得牽聯書

浙江按察司副使進階亞中大夫閔公睿墓志

銘　　陸深

公諱睿字汝思別號三樂道人世居祁之會善里曾祖孝先祖棣咸隱於農父靜菴贈文林郎永清縣知縣母呂氏贈孺人公生而臞靜菴委曲撫之每令於羣兒嬉戲公惟旁睨而已少從餘姚毛世達授孝經即了大義初靜菴明法律筮仕爲通倉副使稍遷上海縣稅務大使故公從來上海遂學於校官盧先生不踰年而通禮經貫穿百家豁如也時上海令會盧於學宮試之謂靜菴曰子嗣國器也汝官雖薄吳歲

耶會靜菴卒於官公扶柩歸葬如禮服闋補增廣生晉學使奇其文遂領弘治乙卯鄉薦登己未進士第授永淸知縣永淸素稱難治公至治以誠信仁禮勸農桑訟俗爲之變又雅意學校修葺考校弘治辛酉縣蝗公發粟易蝗民捕之積至萬餘石故永淸獨不災巡撫周公以事問有銀幣之勞縣有諸府莊窪下不成田居民歲代輸無從敢言公衆實懇免之時

孝肅皇太后有莊隣牧場幾爲所侵公疏請還之乃遣中貴人來按公力與抗復地百餘頃中貴人譖於

太后后斥曰此爲國官也汝奚白耶有事於霸州

州民願借以爲守縣人急往爭之訟於撫臺都御史
洪公曰是當作風憲官耳非鄧縣能留也滿一考進
階文林郎例得推恩贈及父母已而檄召當去永清
民遮留不可得至欲建生祠公堅卻乃止瀕行遺一
履掛縣門從民願也正德辛未流賊至郡賊首齊彥
明者公舊抵禁也感公德繫馬數匹於門望堂泣拜
而去時巡撫穀齋李公寄詩云強暴思恩留繫馬市
民懷德願留靴蓋紀實云旣入朝試陝西道監察御
史巡視北城正德初元事務紛更公直言無忌有倪
侃風奉勅查盤甘肅諸鎮合糧糧多虧折官皆寄妻

子償之有引經者公悉攬之人禁先給之弊設法取盈釋淹滯之官凡六十輩舊例官軍馬斃所司責其人貧者至典妻賣馬以應因循成俗公命屯地每頃出銀一錢以給買馬仍嚴典妻之禁嘗經祁連暮宿山下夜分聞金鼓聲比曉雪滿地公詢諸左右曰山徑冰滑非雪馬不可度山後有霍將軍廟蓋神助云公入廟祀之廟下有池出氷若榴梨瓜果狀衆咸以爲公所感云既復命疏邊務數條　上皆嘉納諸鎮至遣行之遂命巡按陝西時逆瑾擅權凡公出者歸必厚賂不然輒加譴謫公曰寧禍吾身不忍剝吾

民也寘鋤之亂寔遊擊佩鉞功遊瑾欲歸功於總兵曹雄雄瑾親黨也公上疏別白之瑾怒遣錦衣官假他事逮之未及而瑾敗公獲免未幾陞浙江按察副使奉勑巡視海道海接東南諸夷設憲臣爲備自逆瑾栽革之後倭寇乘時劫略勢要開洋覔利公旣至水操艦戰豪有斂迹海道爲之肅清茂甲戌以疾致仕歸祁優游田野之間芒鞋貝服號霞郊耕叟云暇日讀書不輟視世務漠如也辛卯冬忽嬰疾疾旣革從容談笑然無言諸子請從事易以勤儉耕讀積善禍淫之道賦詩一章端坐而逝寔壬辰正月初四日

也距其生天順辛巳享年七十有二公性敦直宦遊二十年以清白自持家居衣食澹薄宅舍僅蔽風雨人無少長賢愚皆誠心禮接凡族人親友貧不能葬娶者輒出貲濟之友人王佑卒官於廣昌尹柩還家貧子幼得公而葬其仁厚類若此性少飲酒善吟咏有晉郊集若干卷

浙江按察司副使高君貫墓志銘　邵寶

正德辛未予在戸部奉命兼僉都御史視漕舟于北河時高君以郎中從明年壬申君擢浙江按察副使又五年丙子君考績京師歸道得疾至丹陽南數里卒君諱貫曾唯其字別號恕齋系出齊公子高後世居濟南之歷城初祖宋銀青光祿大夫遁民屆辟而南至江陰留籍焉七傳至江陰州敎授雲卿支屬寖衍鄉稱其居曰高巷又三傳入國朝曰升之者嘗兵亂後再立門戸於君爲高祖曾祖彥恒祖鵬運有孝行父某號希菴績學未舉以君貴累贈戸部員外郎

母邵氏累封大宜人君生氣色英偉與羣兒嬉獨被纓揖爲統領狀見者異之弱冠入縣庠與兄舜穆偕舉乙卯鄉試己未得進士尋以省母告歸辛酉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分治三沽諸歸多所興革其大者釐正蕭碭豊沛歲役夫修昭陽湖隄匯泉以濟清泗又修沽頭南北隄爲横流蔽民田稜利流移復歸往來怙勢者聞風斂戢隱然爲河渠重者三年乙丑改刑部廣東司賓分治禁衛君取舍重輕惟法民用不寃丙寅奉命錄囚江北諸郡進署郎中時姦璫焰方熾君共職不阿有百戸張福者訟而抗往愬之璫璫下

君詔獄既而邀重賄將復之君謝不應遂謫知遼州
君因俗爲政歸之禮法若修復廢墜往往有出常格
者庚午璀誅遷戶部廣西司員外郎民攀泣留履以
詔恩加贈封典辛未進浙江司署郎中是秋流賊焚
掠運舟君時從子以才敏爲諸同事所推事在部牘
君之遷副使也流賊方南擾江陰而江西賊且奔突
浙境君過家即之官會巡視都御史陶公初至君邀
衢嚴道首劾叅將李某失機按察使缺君署篆數月
憲度貞肅同官有以門禁故至大詬者君不爲變既
而其人以他事逮下詔獄詞濫及君卒不果逮中監

某在市舶雅敬重君比還鎮守意屬心膂而君顧殖之於是請託之弊不戒而息舉廉黜貪各得其情使吏上君狀既考最進階日且超擢而君不可起矣君英敏方毅孝友夙成臨利害不惑敏遂好學仕而益勤在沽頭遊州日有程課且進諸生而講肄之其在戶部爲尚書孫公侍郎喬公所知凡大題奏必屬君以藁君欲置義田顧力不足乃始以百畝而自爲計大略謂斗石之粟十之助可十人猶愈求豐而久俟也病希菴不遠養焚黃之日伏塚悲慟久之事邵太宜人昕夕以歡舜穆官江西嘗以法忤勢家時其入

覲園搆黜之或告君使爲行賂祈遷君不聽見執政力辨不辟會兪謬以靖寇進右叅議致仕歸君喜曰事白矣比還浙遇所搆者蟆絕之曰吾不能匿兄怨與見也弟贊以鄉貢知崇安而卒

浙江按察副使李君熙墓志銘　　顧璘

嘉靖三載甲申夏四月十日浙江按察司副使李君師文按部于定海暴卒踰旬訃至南京余往哭於其家仰天呼曰國之貞臣也命止此乎初李君為御史當正德初太監劉瑾等始亂國紀君抗章請誅犯衆怒矯詔繫錦衣獄廷撲三十罷歸僇肉盡銷不死瑾猶銜之踰年復摘舊牘得君名文致微過詔於南京廷撲五十囊舁而出人謂死矣已而肉附骨生竟活意其有神相乎瑾伏誅廢者皆起君獨以先事剌貴要多抑不得用家居一十六年今　上御極乃起之

守饒甫遷今官而逝巳矣嗚呼君得氣之貞會命之厄人將奈何哉君諱熈師文其字也先世蘇人入國朝始爲上元人父昊浙江布政司左參議母王氏繼母趙氏俱恭人君淸夷簡重才行修美孝於親友于兄弟交友以胸臆初仕爲將樂令不以少而銳既起守饒不以廢而倦意所注錯準古條格去官之日玩無奇石器無精瓷君子曰廉爲御史居桑梓之間執憲行法親戚無敢請謁居家時杜門息交雖公卿存訪僅一往謝而巳居恒飲虹橋劉野亭門飲茲先生亦況其負氣而善藏也喜賦詩所存有雨友集叫豊德生天順乙酉年三十一年登弘治丙辰進士第今甫六十

浙江按察司副使曹公時中傳　先泰附　錢福

定菴先生華亭富林人姓曹氏初名節惡其嫌於漢宦者請於朝以字行曰時中題其居定菴學者因尊稱之曰定菴先生先生清曜飄逸洒洒然有出塵離俗之態行則鶴步止則鸞停掩映於碧梧翠竹之間望而知其為有道之士與人言溫溫然恒恐人不得盡其情雖負販輿隸與之接亦惟恭惟誠並有悍戾傲狠者遇之不覺自失平居無疾言遽色涵容淵泓不立崖岸若無所別白者至於析義理臨事機則若櫛之於髮綜之於絲雖密而不亂其於出處進退辭

受取予及可否天下事較義利是非處則斧斷壁立確乎其不可拔也若急人之難問不義事及有不可人意處或強弱曲直不得其平者不問利害力可及否即思欲赴之有古俠士風烈又與其爲人也若不類然其學無不適而要以詩律名一時爲詩者皆宗之先生亦樂然無拒故恒以是掩其餘能其餘力尤工書自晉唐以上名家皆能辨別眞僞而以意會之懷素宋克則其所愛而得之多者也每片紙隻字得之爲人所珍惜晚年益精小楷雖手簡宋稿亦不苟或問之則誦歐陽忠公之言曰自少所喜事多矣中

年以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爲或好之未厭方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爲之不倦往往可以消日人皆服其言初拜刑部主事或疑吏事非其所長先生益勤益慎聲緐起遷員外郎勑封及其父久之用薦者遷浙江按察司僉事不激不隨執法以待人之犯者廉介聲益著以家艱歸廬墓薛山產瑞芝人知其孝感再之浙冞人以其地近而俗同以爲幸其所知者懼其前所憎愛賞罰者具在以爲難浙之人曰是再來生我也先生皆不以爲意未幾以繼艱去補雲南或以爲遠方雜夷不

可以法律稍弛乎素廉介無嫌也先生曰彼自遠吾
道不遠且彼非中國人何以用中國吏治耶吾知奉
吾中國法而已之官不以家累隨吏於雲南及其土
火皆驚曰吾向來未嘗見此二原王公初起為冢宰
曰若皆某者可置之遐遠耶轉浙副使府當專海道
武弁以賄賂為恒曰歲例先生曰吾奉勅讀律皆不
知有此賦也非例也請自我始拒之咸令大行朝野
方有重望而先生脫然乞致仕留不可得人亦不知
其何為今將十年矣於古禮始得致仕稱之人且高
之咸笑曰吾松稱多顯宦溺而不止遁而歸者不論

目前可數者尚七八人或年及或位滿或苦疾或富而顧家或憂後之未立或親望上下未能盡如其意而所進亦未能遂其所期也先生家不增於其未仕時進當無所不至仕之論善地者莫加焉且子姓之賢冠於一郡精神愈完固年甫餘六十其果何所爲而歸哉先生曰吾有采蕁舟不能忘吾烏得爲無爲歸則與兄種菊數畦歌陶靖節詩觴酌其下醉則或效其體爲詩人不能別外與諸從昆弟櫟州皆如少壯時其至少者時信才俊邁先生抑之曰當就規矩果薦於鄉名太學其爲詩亦與先生俱行於時從子

寬與將信同課業於先生先生曰子知規矩者稍舒
繼當與若叔同果繼將信而起從孫偉又將繼寬而
起先生視之如己之孫孫仕介遺之從明人游而以
憲督之皆嶄然見頭角寬歸功先生先生笑曰吾家
學青使他人論功耶其子志克家承顏以詩繼先生
居萍從先生先生之老而樂肆力於詩字以裕孫謙
不損素節者咸賴此後生錢福曰華亭自陸傾以來
代有文人至國初楊陸錢稱三高專以詩名至袁景
文而絕曾進士九峰始奮起欲追古作家宋以下弗
論也先生於九峰爲母弟少從之游從倚於三高墓

側弔二陸祠而有感焉及從夏止軒游止軒一代之文士也其父封主事公與錢文通公洽文通公之家隴於余山省必經焉先生從游賡唱所得良多今其名家則集衆體而有擇焉者也其在刑部與吾鄉吳郎中吳侯員外方同進而不廢詩一時若今刑侍屠公勳李公士實都憲林公俊參政顧公福太守王公存敬及吾師陳西潭章皆推遜之而訂盟於吾師李閣老西涯曰松之詩派在曹比吾先修撰公致仕自雲南歸曰吾曹公非松下人也天下士也吏吾土者惟林與之合乃知先生與林公不獨以其詩契而已

八廿

也福歸猶獲從西潭侍先生遊諸山而有倡和焉今之同福游先生門者鶴坡王良佐雲巢沈淮而下若干人分題咏歌爲先生壽而福懼無以進乎此摘所見者爲小傳若先生有爲而出無爲而止清不苟名和不溷俗介足以矯俗而不詭俗以干譽知足以扶世而不偶世以輕售則福所終身願學焉而未能者已

書富林二曹先生遺事

曹定菴先生華亭富林人初名節惡其類於漢常侍也遂以字行名時中舉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浙江按

察司僉事以家難歸廬墓三年所居山麓產有瑞芝時人皆以爲孝感服除復補浙江臬官副使與當事者議相左卽拂衣歸年甫餘六十人詰其故答曰吾有採蓴舟不能忘爾抵家閉戶掃軌甘貧自守鄰有悍生怒先生慰岸以墨書先生名於牛後向其僮而肆詈欲以激先生也僮歸以告先生徐曰是人詈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速往謝彼無勞君齒煩吾僕也不敢傳言生不能難然必欲逞志乃已先生每日小遷則幅巾倚杖獨立門屏生於是修尺一若爲候者而中則痛詆極毀何先生出時令人直入跽上之

先生不手曰若休矣候吾僮來旣而從者至命取火
婦之日知若主於我無慰好言也老年人不能答聊
自解耳生娓而止貴公子某者挾妓遊天馬山鼓吹
而過先生門先生使人召而榜以揗撻教之曰若父
居官躬素絲之節而若敢渫肆如是吾於若大父行
也不戒若是不子若也今吾且代若嚴君爲治貴公
子自是不敢復出折節爲恭矣先生初以定名菴旣
又愛唐人青山宜晚眺之句而富林爲九山窟則別
號曰宜晚居士春秋旣高守道彌篤大司空見素林
公舉以自代不報年八十時作壽藏於玉屏之丘每

日發罷往坐片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
天地之初我復於初無不適矣壽九十餘無疾而終
終時有紫雲自天而降繞戶良久人以爲仙去兄名
泰舉景泰甲戌進士性甚悖貨有僕竊其金爲平康
之遊則橐枵然矣公怒甚往訟於比部郎郎追妓至
痛榜之妓怨反誣公以是罷不敘　英廟復位有白
公冤者而公名偶同　景皇帝年號又　景皇帝時
所舉士也遂不果用居數月朝會得匿名書下部考
驗憾公者誣焉　上聞曰必若人也爲我廢耳詔逮
至京緹騎疾馳入郡時守某公同年也素高公誼匿

賫賂焉巳同使者抵公門請先入入則泣而語之故曰子亡若何吾爲任罪公曰君命也何所逃罪檻車詣司隸栲訊備至不勝慘毒遂自引獄至冬朝獻有擊登聞而號者曰救吾人在也日者小人有母今亡矣吾爲吾母而負吾君今又以負他人吾何面目立於天地耶請就法訊之則故中書某耳公乃得釋而股體巳廢復歸富林以詞翰自老時人語曰富林二

曹一時人豪

浙江提學副使王公蘋墓志銘　王紹元

先生生而穎秀不凡髫年就嗜文籍倦不知息十五角藝場屋勃有聲稱弘治甲子中江西鄉試正德辛未登進士第觀政禮部時山東盜起徧于幾甸之間而大帥玩寇老師底寧無策先生發之即上疏歷陳平賊機宜大要專責將領申飭軍法信賞必罰務期平蕩詞意峭直忤旨然亦陰嘉其敢言獲免罪譴明年授刑部四川司主事讞鞫詳明平反乎允九年甲戌乾清宮災下詔求言先生以　武皇春秋鼎盛

皇嗣未生天下人心無所繫屬乃請擇宗室之親賢

年少者一人育之宮中俟皇子生然後封以親藩禮遵之固如宋仁宗朝故事疏上留中不出明年乙亥以疾乞南歸十二年丁丑病痊起復補本部湖廣司官如舊是時　武皇方興畋游駐近郊旬日弗返先生憮然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父出而暮不歸則子徬徨不敢寧處若父出淹旬子不知其所向心復安然則其不孝甚矣於是僎乃條疏名力請還駕反覆勸導剴切忠直人皆壯之時冢宰遂庵楊公聞先生名欲援人吏部使相知者諭意令往見之先生不從事隨寢比年錄囚直隸持法甚嚴權幸如江彬

者亦不得干撓十三年戊寅陞本部浙江司員外郎是年五月兄清崖公以疾卒于官家屬未偕惟先生在侍躬親湯藥經理喪事心力殫瘁有庾袞之風焉且念公與櫬萬里外不忍付之僮僕疏請護歸歸見栢軒公暨曾宜人垂老載白腥然在堂季弟鄉進士芹又卒遂絶意仕進家居七年而聲聞籍甚嘉靖甲申以薦者交至特命吏部取用擢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南部舊以伶人給使太常天文之屬各有供億先生悉罷之釐僞蹈清混濁官度一新又以祠部所職祀事爲先乃疏三事曰舉祀典以崇道學曰正祀

典以昭世戒曰備祀典以表忠賢語具類纂中五年
丙戌閒栢軒公病亟遂疏終養不待報而歸踰年栢
軒公疾華先生哀毀幾滅性六年冬詔許內閣部院
大臣各舉文學堪任翰林備顧問者將大司寇胡公
世寧特舉先生尋陞浙江提學副使就家起之先生
以姚冒宜人衰病力辭不赴壬辰宜人卒一如栢軒
公之喪自是家居二十餘年杜門掃轍不入城府雖
故舊在當路者亦無尺書相訊方潛究聖賢之業為
君子之儒遺榮養素淡如也歲丁一　以言者交章力
薦得特旨且撫有司　勸上道先生　堅臥不出所著

有講學錄大儒心學錄大儒文抄忠義錄仕範景行萃編之禮經要宋名臣補遺七大家文選古今諫議集疏王氏族譜嚴慈終慕錄行于世

浙江按察司副使閆公溥墓志銘　許宗魯

公諱溥初字克周後更字公父其初公之祖方伯於浙公實生焉晚乃從其父官京師四歲而孤方伯公歸居長安城中而故興平人也成童有異質方伯公愛出諸孫右謂當繩其武弱冠學成受知於學使虎谷王先生弘治辛酉爲西安府學生正德丁卯以尚書中鄉試嘉靖癸未登進士乙酉授刑部河南司主事己丑晉雲南司員外郎是冬再晉河南司郎中辛卯陞直隸保定府知府甲午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明年乙未被論罷歸公初舉於鄉年才二十又四後屢

岡南官復值家替方其居太學時閹人劉瑾竊弄政權公爲同邑人或勸爲速化計公厲色揮謝退益淬礪講學授徒處貧而樂後卒取上第語人曰是以成吾先祖之意也其在比部研精律例鞫訊不苟原情附律不苛不縱人稱平焉是時光祿崔卿子忿殺鄰婦其子故宰相甥也時宰曲爲請釋公謝不往見迫之見公復謝曰僕與相公均有法守光祿子罪抵死相公欲生之宰相易法大亂道也僕守死不敢易嗣有富室袁氏姻聯鉅璫事下法曹朝貴半爲請託且賂滿鉅萬公竟置於法時朝論翕然歸之謂爲眞法

吏其守保定郡爲右輔路當八衝兵衛雜糧錢穀獄
訟應接不暇盜賊鋒起豪右戚畹武斷漁獵凡人有
不堪者公處之裕如若其抵徐某之罪而摧奪之害
革發魏東之姦而府庾之弊蔽塞唐水之泛而沮沒
之患熄程遴進之役而轉輸之勞均嚴課試之方而
科第之才盛獎廉勤之吏而郡邑之政修慎鄉飲之
選而禮讓之風醇表節孝之門而習俗之競振古所
謂循良公蓋庶幾也癸巳秋大同搆變朝命宗伯黃
公戡撫黃請於上遴公與俱公乃揚威布澤持法行
權元惡就刑反側向化公績爲多旣乃晉副浙臺公

視事適臺員闕乃兼攝數事浙人素欽其磬史慄慄
不自存民則熙熙自慰也先時臺中申飭憲度率由
舊章謂郡牧臺史先時接見有制凡庭參止長揖不
屈膝今浸靡不自振矣令下復故一時列郡觀望可
否公曰是何疑哉臺史郡牧均人臣也憲度具在余
惟執體以遏越分媚人吾恥為之徑揖不顧臺史揚
加嫈善陰排擠於同列羣議熇沸鬱而未揚乃闚其去
郡擠摭絲髮交鬨攻擊銓衡軒輊擬議居間而自樹
者顧多嘗譽公乃擲不校浩然賦歸一切仕進棄不
置念買田葺廬讀書教子彈棊賦詩飲酒自放漠然

於世不相關也卒之日鄉評士論皆惜其闊積之才
而尚其長厚之風云按閆氏之先爲京兆萬年人至
唐右相立本葬興平馬嵬坡始家其地元季避亂入
蜀國初諱昌者始復業昌生遵道遵道生贈順天府
尹秉直秉直生通以人材授南京刑部司獄贈順天
府尹通生鐸景泰辛未進士歷官府尹出守衢州仕
終浙江右布政使鐸生犇廕補太學生授鴻臚寺序
班贈刑部河南司主事

浙江按察司僉事王府君濂墓銘　宋濂

濠梁王佐其先府君之歿越六年癸亥　工部主事杜君環狀來徵墓門之銘不覺爲之愴然而悲蓋當

皇上飛龍淮甸定鼎江表弓旌四出旁招俊乂濂時應聘而起攉典儒臺而府君亦杖策轅門思以勛業自砥礪薦紳之士多刮目禮之濂雖不泛與人交聞君崇論谹議亦未嘗不傾耳而聽及退每自媿歎以爲弗能及自後離合靡常迨濂再入禁林府君已作土中人載感疇昔銘欲不作可乎按狀府君諱濂字習古濠州定遠人父子良敏給而多智定遠今隸

愛敬之為書佐未幾補吏尉司遷霍丘縣以積勞陞安豐府史達官知其能辟為河南行省理問掾未命而終府君嘗讀書知彝倫大義習為聲詩音節韻趣皆有法推擇為定遠縣吏出謀發慮皆中肯綮令長以賓禮遇之元季政乖豪傑並起府君拊髀歎曰事急矣保宗族以拯黎民可也乃走潁亳說其渠帥曰民罹虐政不得已起為亂矣當思有以靖之虐劉人以逞所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者也無乃不可乎渠帥聞其言以為才交薦之擢萬夫長五轉至工部尚書非其所好也當是時益稱名字者皆烏合之衆散漫

無統所經之處唯務焚掠千里爲墟府君度必無所成謂所親曰區區豈從我哉奮不顧身出編虎鬚者志欲生烝民也今若是猶魚游釜中耳竈火已燃尚自謂得計耶吾聞 眞主已建都金陵寬仁愛人四方之民爭引領望之不去禍將及於是乘間挈家南渡府君之婦兄太師李韓公善長時已在 上左右亟言之召見於青龍殿與語大悅會新設執法議理司方將選人以授遂詔爲執法官府君悉心詳讞務協厥中人稱爲平允丹陽令白齊因公致罪當棄市府君以情可矜恕敷奏 上前得貸死知應天府王

于謙坐事械繫者久府君惜其材議從末減由是
上深簡注之陞爲中書員外郎遷提刑按察司僉事
階奉訓大夫府君廵行郡縣見貪墨蠹民者必擊去
之唯恐弗亟徐則務存大體觀風宣化而已一日天
大風晝晦 上下詔求直言府君歷述災傷病民竟
爲之罷徵俄得末疾家居者久之洪武三年四月卒
於京城之寓舍壽五十有七子男二人伯曰驥先卒
仲曰佐郎徵文者篤學好古丁法帖名畫多能鑒定
且善虞世南書以材選充忠顯校尉飛熊衛千戶所
鎮撫府君軀幹昂聳而容貌渊澤恂恂儒者也或共

其論議斷[illegible]目吐氣指方畫圖貢衰數千言不休臨大事之際神采精緊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復而折不少恕性又慈惠凡貸泉布者不納息不問遇凍餒者如身受其病恩覯累帛濟之乃已其在戎行務以不殺爲勸且導人弭兵之方賴以生者數百人至於事親盡孝奉意承顏惟恐毛髮有違故鄉邦尤稱之咸曰孝如王祥古廉幾無媿嗚呼爲士者內行修於家外行有以澤諸人可謂不負所志者矣

浙江按察司僉事劉公宜正墓志銘　胡廣

國初廬陵諸君子仕於朝其聲光炳燿卓然爲時所稱譽者無慮數十人而劉公季道其一也公以明經被薦初拜起居注遇事知無不言竭盡誠悃首發御史大夫陳寧奸深爲　上所信重嘗隨駕幸中都度淸流關　上賦詩命百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敎生縱逸功成猶遣歷關闕之句　上覽之曰有安不忘危之意賜金二十兩綵段二端未幾拜浙江提刑按察僉事決積歲滯獄六百餘起有牽於文罔者平反尤多民以無寃咸嗟服之此其卓然有聲稱者竟

爲陳所銜傳致其死時在洪武六年得年四十有九
公諱宜正季道其字其先沛人唐末自沛官袁五季
之亂由袁徙吉居永豐滁溪曾祖諱某兩領宋漕舉
授新淦縣丞祖諱某恆山縣令父諱奇相元至治癸
亥領鄉薦爲東湖書院山長吉安路儒學正撫州路
儒學教授母張氏公居幼穎敏過諸兄八歲隨父居
東湖讀書聲琅琅聞於外賓客往來應對閑習人多
譽之九歲喪母哭泣逾哀十三喪父居喪毀瘠不勝
始事鄉先生劉愚心繼從山泉解先生二先生咸異
之時郡守開堂試公年十八就試中高等獲綵綺二

既而持所學試于有司再不利有得其文讀之曰如此而見擯斥命也季道爰辱公曰吾學未至耳非有司病吾元季天下繹騷其友梁某爲福建招討託致其母扶持兵革間出艱難致其母子相見拜公曰微公其孰能致吾母終身不敢忘德嘗與姻戚居逆旅忽得疾公視爲調藥餌既死公抱之而哭解衣葬之所遺金悉以歸其子兄弟四人長皆先沒惟仲兄存公迎至家養之比其沒葬祭皆盡其情子三人長曰忠次曰恳幼曰爾字子欽子欽登永樂二年甲科爲名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其文學爲儕輩所推

浙江按察司僉事劉公丞直傳

黃佐

劉丞直字宗弼江西贛縣人幼穎悟博通羣籍吐詞成詩卓犖如宿構者年弱冠始治經聞泰和王以道明周易遂辭家從之遊者數年徧讀其所藏書學益贍而文益雄遂擢進士第入國朝被薦召見　高皇帝與語奇其才識即除國子博士吳元年太學初設室上官乃拜司業贊襄祭酒許存仁立規條以束諸生時在列者多貴游子弟目不知書丞直每切切誘掖獎勵以是盡知大義一時學者莫不敬業樂羣多躋顯仕每朝　上呼諸生試其所業有通悟者召丞

直褒賞之丞直爲人剛正每面折人過存仁方將予
告歸祭先墓丞直謂曰　主上天與人歸公爲儒臣
宜竢登極不宜遽去存仁不聽洪武初存仁果得罪
始悔不從丞直之言己酉浙江部使者缺人丞直侍
朝　上召使前面諭持憲事宜拜浙江道按察司僉
事時方谷珍初降人情洶洶丞直按部懲其尤梗法
者一道肅清先是丞直與劉秩熊鼎朱夢炎皆出江
西以文學知名當世氣誼相許會朝廷方修典禮丞
直及秩輩皆與焉書既進擢秩知崇明州豪猾之徒
相與構陷之遂坐謫　丞直行部過秩子靜於途厚

遺之靜時年十三適　上遣使巡問四方靜甪劍走六百里以被誣狀訴於馬前使者憐其幼以狀聞上勅臺臣申勘其事於是改授秩以他官而坐誣者罪丞直之力也其幽盡友道類此時承元亂後國法嚴重丞直按浙三年遂以疾乞歸從之家在空同山陽自稱空同雪樵學士宋濂爲之作賦王以道嘗爲丞直言其避兵荆沅至洞庭之君山遇異人長髯碧瞳授以龍虎金碧丹經受而行之志氣日愈冲邑丞直得其書以爲異端不之信也既隱居多疾乃用其方術導引吐納宿疾皆蠲免以壽終有雪樵詩集傳

於世

浙江按察司僉事蔡楫傳　　縣志

蔡楫沛縣人舉孝廉爲嘉興縣知縣初至官出滯囚二百餘人勸率富民納逋糧四十八萬有奇縣多亡賴楫於縣廳置善惡二牌民有善惡之有過惡巿樂教令亦志之由是民咸媿省趨善而去惡擢監察御史董伐材于江西屢疏民疾苦以聞陞浙江僉事正己率下而寬猛適中以永樂二十一年卒人多思之

鄭僉事建傳　魏驥

公姓鄭氏名建字弘中淡泊其別號也閩之福唐人自幼敦重樸雅讀書日記二千餘言及長從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洪公英學公以其天姿穎悟不凡師資而器異之經明蔡氏書業習舉子業學成膺鄉薦秋闈一掉鞅而擢明年上春官登進士第載蒙簡拔爲庶吉士讀書翰林一日　上御文華殿召試諸庶孔明可與興禮樂論考居第一賞鈔一百錠仍命讀書期以大成未幾言忤當道黜爲廣之南雄通判旣祗任知郡民避徭役逃竄者居多公即與郡守畢議

曰一郡之民吾聞逃者過半吾輩將何爲以答 上之所命乎衆皆默默無以應者公獨不避險艱徧歷州邑以招徠之仍具奏請免逋負不數月民悉歸之尋罹內艱將去職民遮道攀留咸曰公其活我者公其將去我將誰依躊躇久之覓間道乃始得行服闋調選天官時値閩浙之交民盜銀礦相爭至有與官軍拒者 上命處州專設通判一員以涖其事公以推擇而往既至諭民以禍福且首爲平其力役民遂以寧銀課亦不勞而辦倏閩寇鄧茂七嘯聚流民越界攻掠 上命將出擒之公時分守龍泉偕其子

躬擐甲冑率民兵與賊抗者數目所首五百餘級龍泉以平叅將尚書石公璞復委公除其餘孽公直抵其巢察其情皆良民不過被寇勢挾而烏合之者悉諭之以歸農得其被虜男婦二千餘口以還其家蓋亦由公平昔有信有惠及民而致然也值公秩滿將有述職之行鎮守太監尚書暨巡撫御史統藩臬二司列奏留之陞同知復奏公有平寇功又陞食三品俸廷議銀場非得人以綱紀其事則不可改公浙江按察司僉事公除奸剔弊較昔尤詳有奸民不得逞者乃構辭以危公公致被逮者冉人皆惜之賴朝廷

之明卽今復任旣還公乃以老且病辭獲拜命允以致其仕云公平生篤忠孝寡迎合氷蘗困守所至不以家累隨去官之日行李蕭然昔先正有言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勿求同俗而求同理公實有焉抑公豈不得爲一代豪傑之士哉今其歸矣括蒼之士民有好義而知公者請傳其事以爲去思于故撫其實書以歸之

浙江按察司僉事大父和公維傳

孫學正和春撰

大父諱維字振綱其先山西陵川人考琦嘗爲河陰訓導因占籍河陰大父仕浙江按察司僉事八年階奉政大夫修正庶尹致仕寓大梁三十餘年卒葬夷門先以景泰辛未進士拜刑部主事五年天順初藩臬吏多弗稱　上簡廷臣得我大父等十四人召至便殿　上親諭遣賜宴人寶鏹千貫以行大父之赴浙也自謂職無所不當劾或難之曰吾受諸帝所他尚足恤邪是時藩臬吏多私養馬卒雖妻妾巾櫛

履絲絮遂養馬卒出他不法稱是大父遂發以聞
上覽奏大悅遂按諸不法者坐之由是構隙卒爲諸
人所讒誣會有憂事歸遂兌前是浙販絲氏有値劫
者亡其刀獨鞘在權貴者遂誣機戶姜督等劫曰用
絲劫絲每顧殊無左驗大父力爭不聽出召販者問
曰若絲何驗曰囊上印廣昌郡字於是密遣邏旁邑
至海寧捕狹人樺上隱隱有字也執訊之具服問刀
所在曰任新宮橋下取驗之實販者所亡刀權貴人
大慙怒又嘗江行聞哭聲蓋寡婦兒爲人所略賣立
致還其婦此春兒時所聞他不能記也性善酒及

徙大梁日與郡中諸長老豪傑往來飲佚輒醉間肆習書賦詩所著書并詩數十百卷嘗夙夜起坐中堂誦春驚覺欲起而吾大母業已附窗戶趣起大母相大父克稱婦道益雖大急遽閫內肅肅焉諸眷屬往來挾過厚故數喜來來數見屏几涓潔又見衣至敝不垢汙輒相顧語傳以爲式云

浙江按察司僉事皇甫君涍墓志銘　文徵明

僉事皇甫君子安既解浙臬還長洲未及赴調而夫人卒摧毀得疾甫三月亦卒嗚呼傷哉君舉壬辰進士官禮部以文學為當道所知會　東宮肇建遂用為春坊司直論者以為得人而餘人意忌顧已媒孽其間未幾補外自是浮沉外僚者累年再起再僨卒骯髒以沒嗚呼自古文學之士往往不得志於時其修聲植名固造物者所忌然而一時秉銓之人不得不受其咎也君諱涍字子安裔出宋戴公以字為氏世望安定趙宋時有為提刑者扈高宗南渡居吳城

孔聖里世爲長洲人六世祖斌死張士誠之難斌一再傳𤩽君之曾大父也大父信以文學起家爲太學生未仕而卒父諱錄丙辰進士仕終順慶知府毋夫人黄氏生君兄弟四人君其仲也黄夫人夢人授巨鼎而生韶秀異常能言即解誦書占對敏給異於常人稍長積學綴文遂有名世之志及選入郡學爲諸生益事博綜兄弟自相師友揚搉探討務求抵極摭詞發藻逈出輩流未數年相繼舉於鄉而君與二弟遂收甲科聲名文學之盛三吳之士鮮其儷者而君不以自異益思振植操廉服勤惆然自守不與時流

逐人亦莫敢與狎初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尋改禮部精膳司再改儀制進員外郎陞主客司郎中主客職藩夷朝貢凡館餼勞來與凡貢篚之屬往來之儀皆主客領之故時曹司怠緩稽留使人經歲傳食供億浩繁君奏報以時不踰旬浹靡密上下斟度維宜視曩時損費什伍朶顔內屬歲有賞賚發自內帑故多積濫君以共捍邊有功非他濫恩比言於主者俾精擇以給被賜者莫不懽感以去車駕南巡諸夷留京師慮有窺伺悉屏之徼外時稱其遠識君自虞衡至主客凡歷四署所在職辦以上當　君心遂爲諸公

大臣所簡擇春坊之擢蓋緣於此　車駕之行君先已註籍扈從會改官不果行駕次承天按籍推賞而君不在有司乘間劾君失事而實非也坐是左遷廣平府通判踰年召爲南京刑部主事未任丁父憂服闋還朝復補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尋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分莅浙東所莅天台寧紹諸郡民忮而狡嚚訟喜訐最爲煩劇君所至懲飭綜核周審適伏若神而裁決敏利案無留牘恤隱崇賢納之仁軌甫三月而宿蠹爲清管內振肅以其暇逸覽觀山川發爲篇詠委蛇張弛文治燦然譽聞方達而南遷考覈催

覩一時實俊以爲黜陟近時乃有既從官而徵其舊事者因得以其私意中傷之然非顯惡大慝亦不敢公肆詆毀君初輔曹未及上再任亦無幾時竟以勝任推擢曾未數月而以不職論黜嗚呼聾耳目何可塗也君沉靜寡與自負高峻人苟不當其意終日相對默無一語居官任事砥礪操切不肯脂韋取容既多忤物又稍稍與時齟齬故愛之者雖深而卒不能勝夫疾之者之衆也雅性閒靖慕玄晏先生所爲自號少玄子作續高士傳以著志居嘗問學之外他無所事嘗經子使莫不貫綜而酷嗜左氏著春秋書法

紀原選唐文粹爲文必古人爲師自兩漢而下咸有所擇見諸論撰居然合作詩尤沉蔚偉麗早歲規倣初唐旋入魏晉晚益玄造鑄詞命意直欲窺曹劉之輿而及之惜乎未見其止也所作有皇甫少玄集若干卷

浙江按察司知事張公之象墓志銘　莫如忠

吾郡有張玄超先生者脩潔林紳稱誦義之日久矣其歿也無識不識莫不相與欷歔悼痛有典刑之思焉而公之孫孝廉君懼世德浸湮奉狀來請銘按狀公諱之象字月鹿一字玄超別號王屋先世有鐵一者自嚴陵徙上海之龍華里家焉由鐵一而下七世爲餘姚令杰八世爲萊州府同知及公大父湖廣布政司參議萱九世爲公考順天府通判文洲公鳴謙及從父博野令鳴岐淵源名閥簪冕蟬聯鬱然盛矣而公少負穎異父文洲公及母李宜人絕憐之謂

元張氏者必公也而公固曠覽不羣於一切世榮意殊易之而竟諸生及卒業國子屢試弗第乃慨然嘆曰命也夫天遂不與張子能終窮張子不朽業不以勞而彰者乎自是下帷發憤專力治古務博綜群籍囊括百氏勒成一家言與海內士別建旗鼓而馳斯誠侈矣迨其潛神積思久而神詣時發之詩若文其詩彌雅冲澹與奇奧遠有魏晉風其文閎深奧衍出入東西京不作晚近語及若綴輯財衡攷據前聞剖析疑義雖當世宿學皆自以爲不如單辭片楮傳之好事無不視若拱璧爭購爲奇此公平生建豎之較

茾者而以跡弛困遊稍從祿仕爲浙之滸蘇非其好
也當是時諸監司大吏率視偉公折節相下不欲煩
以簿書而公亦因得時乘休暇幅巾竹杖駕一舠嘯
歌武林山水諸名勝區以吏隱自命無何命御史某
者任晉敢爲聲虐使公公不可遂以歲丁卯飄然投
劾歸歸而閉門却掃室常罄懸殊炎之而則必畀其
平生以竟所撰著或縱羣籍几案間分日研討至不
能布席對客嗒然功荊趺坐而已晚歲卜築秀林山
麓其地多怪石危泉烟扉月檄叢竹茂林因公而勝
者公自是益屏跡城市有司以賓飲强之纔一往郎

謝郎不再所著書有剪綵翔鴻聽鶯避暑題橋猗蘭擘韓佩劍林棲隱仙秀林新草諸集所輯有詩學指南韻苑連珠韻學統宗楚語楚範楚林楚翼賦林七萃太史史例史記發微新舊註鹽鐵論唐雅同文類聚詩紀類林等編夥不勝紀其所交與盡寓內賢豪若先輩金陵顧中丞華玉吳中蔡翰林九逵文翰林徵仲王太學履吉皆公所嚴事而金陵許太常仲貽吾鄉徐奉化伯臣何翰林元朗何祠部叔朗董太學子元朱太學邦憲吳興茅憲副順甫濟南馮憲副汝言東郡歐工部楨伯黎秘書惟敬梁以維文尚調頊

院一時無不推穀公為文學者四明豐翰林存禮天才豪宕意少許可誦公詩擊節稱善久之武林方憲副思道邂逅公太學廬舍未明鬬語異之及晏溫識面既然定交古歡許相公維楨聞公名時其入都造焉公未起直叩其榻前一見語合握手如平生其為諸名流所雅慕如此公素貌侵偃僂若不勝衣而提身處家動遵古訓嘗憤流俗謟附反傳咸意著叩頭蟲賦以見志又憤後屬稱詩者多誤古而師今為談藝篇以規之居常評騭臧否耿耿不阿曾不少假唇吻於暴豪之徒而遇士臭味偶同即虛懷延譽不置

里中有不平事慷慨扶義直之不得則或終夜咄咄忘寐族人以貧故有鬻其女豪家者傾橐訟于官必歸之乃已何翰林遺孤反噬於黠奴出身援之卒置奴於理所知董子元以才不祿餬飼臨之哭失聲聞者感悼此又公篤於交誼之大端也先是巡撫陳公我汲廉公行疏爲白其無它而儆有司以學行俱優扁其門巡按邢公行部王松高其義捐存之里巷爲置買山錢若干比卒之前一年上洋顧令君議修邑誌而難其人禮聘公公時已寢疾而令君意益虔公乃力疾往再閱月而書成其紀載博雅義例精詳一

時日之實錄而公自是亦不起若有待以畢志云公卒之歲爲萬曆丁亥正月朔距生正德丁卯十二月年八十有一嗟夫公以宏才博雅望重一時其於稍自抑貶以諧世好豈必後人而曾不能微再命榮建石晝於當世及弱冠掾觚要之白首而又不能一奏公車之牘來學故之求志誠悼矣然當衆世方務令矜勢能之衆而獨以濡文鉅藻大放厥辭爲藝林望令與覛然儀尺祖及壓冠而遊者一得相當即公考妣所稱能亢其宗以鍚茨來裔者於取數爲孰多當有能辨之者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四終